

晉書
十七

載

祀

劉元海

劉總

劉曜

石勒

石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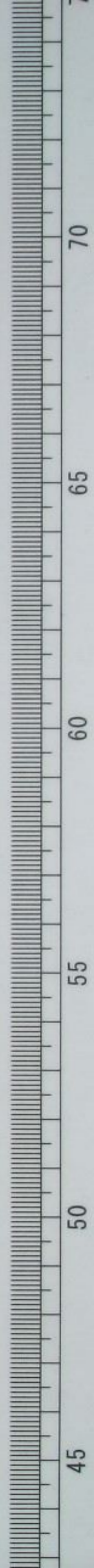
就
上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1

16



文庫 11
D 271
16

010190559136

晉書載記序

古者帝王乃生竒類淳維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反
首衣皮殮糲飲湏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天未悔禍
種落彌繁其風俗險詖性靈馳突前史載之亦以詳
備軒帝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王竄以荒服同乎禽
獸而於露寒之野候月覘風覩隙揚埃乘間騁暴邊
城不得緩帶百姓靡有室家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此言能教訓卒伍整齊車甲邊場旣伏境
內以安然則燕築造陽之郊秦塹臨洮之險登天山
祀地脉苞玄菟歛黃河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



豫如此漢宣帝初納呼韓居之亭鄯委以侯望始寬
戎狄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
運延七郡董卓之亂則分晉之郊蕭然矣郭欽騰牋
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皆以爲魏處戎夷繡居都
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般周之服統則憂諸并部欽
則慮在盟津言猶自口元海已至語曰失以毫釐晉
卿大夫之辱也聰之誓兵東兼齊地曜之馳旆西踰
隴山覆沒兩京蒸徒百萬天子陵江御物分據地險
迴首中原力不能救劃長淮以北大抵棄之胡人利
我艱虞分鑣起亂晉臣或阻兵遐遠接武効尤大凡

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千石勒
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
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
符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符
健後一年也僞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
鄴後二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
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
臧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禿
髮烏孤據廉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
李玄盛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

晉書載記卷一
稱涼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
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
提封天下十喪其八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祊華夷
咸暨人物斯在或篡通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
內卷師旅外刊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爲
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爲之禍首云

晉書載記卷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錢塘鍾人傑教

劉元海

子和

從祖宣

劉元海新興匈奴人昌頓之後也名犯高祖廟諱故
稱其字焉初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以妻昌頓約爲
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
于子右奧鞮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入居西河美
稷今離石左國城卽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羌
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會羌渠爲國人
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爲單于屬董卓之亂

晉書載記 卷一
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卽元海之父也。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雖分居五部，然皆家居晉陽，汾澗之濱，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鬣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罔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二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齠髻英慧，七歲遭母憂，擗踊號叫，哀感旁鄰，宗族部落咸共歎賞。時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帛賻，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畧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

晉書 卷一
美惜哉於是遂學武事妙絕于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師或等皆善相人及見元海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爲侍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後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鑿雖由余日磳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鑿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珧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爲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熹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元海之曉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

乃止後王彌從洛陽東歸元海餞彌於九曲之濱泣
謂彌曰王渾李熹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間因之
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爲害吾本無宦情惟足下明之
恐死洛陽永與子別因慷慨歔歔縱酒長嘯聲調亮
然坐者爲之流涕齊王攸時在九曲比聞而馳遣視
之見元海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
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元海長者渾爲君王保明之
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
殺人侍子以示晉德不弘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
元海代爲左部都尉明刑法禁姦
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僞傑無不至者幽冀各
儒後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游焉楊駿輔政以元海
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
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
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元海從祖故北部
都尉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
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
號無復尺寸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
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左賢王元海
姿器絕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

人也於是密共推元海爲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
詣鄴以謀告之元海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
告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背之
也穎爲皇太弟以元海爲太弟屯騎校尉惠帝伐穎
次于蕩陰穎假元海輔國將軍督北城守事及六軍
敗績穎以元海爲冠軍將軍封盧奴伯并州刺史東
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元海說穎曰今二
鎮跋扈衆餘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都士庶所能禦之
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可保
發已不縱能發之鮮卑烏九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當

邪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銳徐俾檄天下以遵
順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勳
於王室威恩光洽四海欽風孰不思爲殿下沒命投
軀者哉何難發之有乎王浚豎子東瀛賊屬豈能與
殿下爭衡邪殿下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可復至
乎縱達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爲人
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勉撫士衆靖以
鎮之當爲殿下以二部擢東瀛三部梟王浚二豎之
首可指日而懸矣穎悅拜元海爲北單于叅丞相軍
事元海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

晉書紀事 卷一
衆已五萬都于離石王浚使將軍祁弘率鮮卑攻鄴
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元海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
潰真奴才也然吾與其有言矣不可不救於是命右
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將討
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爲無道奴隸御我是以右賢
王猛不勝其忿屬晉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
于之耻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
德授之于我單于積德在躬爲晉人所服方當與我
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爲援奈何距之
而拯仇敵今天假手於我不可違也違天不祥逆衆

不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單于勿疑元海曰善當
爲崇岡峻阜何能爲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
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
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
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氏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
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
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
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乃遷
於左國城遠人歸附者數萬永興元年元海乃爲壇
於南郊僭卽漢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

武應期，廓開大業。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漢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過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揚儒義，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邁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於夏商，卜世過於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賊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聖武，恢復鴻基。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俾三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重暉，炎光再闡。自和安已後，皇綱漸頽，天步艱難。國統頻絕，黃巾海沸於九州。羣閹毒流於四海，董卓囚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楓尋故，孝愍委棄萬

編夢禎三
顧迴關
錄法此

國。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終有泰。旋軫舊京，何圖天未悔禍。後帝窘辱，自社稷淪喪，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于茲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氏父子兄弟迭相殘滅，黎庶塗炭，靡所控告。孤今猥為羣公所推，紹修三祖之業，顧茲庭闈，戰惶靡厝，但以大耻未雪，社稷無主，銜膽栖冰，勉從羣議，乃赦其境。內年號元熙，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為王后，置百官，以劉宣為丞相，崔游為御史大夫，劉宏為太尉，其餘拜授各有差。東瀛公騰使將軍聶玄討之，戰于大陵，玄師敗。

晉書 卷一百一十一
七
績騰懼率并州二萬餘戶下山東遂所在爲寇元海
遣其建武將軍劉曜寇太原泫氏屯留長子中都皆
陷之二年騰又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之次于離
石汾城元海遣其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軍距瑜等四
戰瑜皆敗欽振旅而歸是歲離右大饑遷于黎亭以
就邸閣穀留其太尉劉宏護軍馬景守離石使大司
農卜豫運糧以給之以其前將軍劉景爲使持節征
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并州刺史劉琨于板橋爲琨
所敗琨遂據晉陽其侍中劉殷王育進諫元海曰殷
下自起兵已來漸已一周而顛守偏方王威未震誠

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擲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
而南尅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衆席卷洛陽如指掌
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創豎鴻基尅殄彊楚者也元海
悅曰此孤心也遂進據河東攻寇蒲坂平陽皆陷之
元海遂入都蒲子河東平陽屬縣壘壁盡降時汲桑
起兵趙魏上郡四部鮮卑陸逐延氏酋大單于徵東
萊王彌及石勒等並相次降之元海悉署其官爵永
嘉二年元海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永鳳以其
大將軍劉和爲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劉歡樂爲大
司徒封陳留王御史大夫呼延翼爲大司空封鴈門

郡公宗室以親疎爲等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勲謀爲
差皆封郡縣公侯太史令宣于修之言於元海曰陛
下雖龍興鳳翔奄受大命然遺晉未殄皇居仄陋紫
宮之變猶鍾晉氏不出三年必尅洛陽蒲子崎嶇非
可久安平陽勢有紫氣兼陶唐舊都願陛下上迎乾
象下協坤祥於是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
新保之盖王莽時璽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元海
以爲已瑞大赦境內改年河瑞封子裕爲齊王隆爲
魯王於是命其子聰與王彌進寇洛陽劉曜與趙固
等爲之後繼東海王越遣平北將軍曹武將軍朱抽
彭默等距之王師敗績聰等長驅至宜陽平昌公模
遣將軍淳于定呂毅等自長安討之戰于宜陽定等
敗績聰恃連勝不設備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
軍大敗而還元海素服迎師是冬復大發卒遣聰彌
與劉曜劉景等率精騎五萬寇洛陽使呼延翼率步
卒繼之敗王師于河南聰進屯于西明門護軍賈胤
夜薄之戰于大夏門斬聰將呼延顯其衆遂潰聰趨
軍而南壁于洛水尋進屯宣陽門曜屯上東門彌屯
廣陽門景攻大夏門聰親祈嵩嶽令其將劉厲呼延
朗等督留軍東海王越命叅軍孫詢將軍丘光樓哀

晉書 卷一百一十一
九
等率帳下勁卒三千自宣陽門擊朗斬之聰聞而馳
還厲懼聰之罪已也赴水而死王彌謂聰曰今既失
利洛陽猶固殿下不如還師徐爲後舉下官當於充
豫之間收兵積穀伏聽嚴期宣于修之又言于元海
曰歲在辛未當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
元海馳遣黃門郎傅詢召聰等還師王彌出自轅轅
越遣薄盛等追擊彌戰于新汲彌師敗績於是攝蒲
阪之戍還于平陽以劉歡樂爲太傅劉聰爲大司徒
劉延年爲大司空劉洋爲大司馬赦其境內立其妻
單氏爲皇后子和爲皇太子封子又爲北海王元海
寢疾將爲顧託之計以歡樂爲太宰洋爲太傅延年
爲太保聰爲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
於平陽西以其子裕爲大司徒元海疾篤召歡樂及
洋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
僞謚光文皇帝廟號高祖墓號永光陵子和立
和字玄泰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夙成習毛詩
左氏春秋鄭氏易及爲儲貳內多猜忌馭下無恩元
海死和嗣僞位其衛尉西昌王劉銳宗正呼延攸恨
不叅顧命也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而使三王
總強兵於內大司馬握十萬勁卒居于近郊陛下今

便爲寄坐耳此之禍難未可測也願陛下早爲之所
和卽攸之甥也深然之召其領軍劉盛及劉欽馬景
等告之盛曰先帝尚在殯宮四王未有逆節今忽一
旦自相魚肉臣恐人不食陛下之餘四海未定大業
甫爾願陛下以上成先帝鴻基爲志且塞耳勿聽此
狂簡之言也詩云豈無他人不與我同父陛下旣不
信諸弟復誰可信哉銳攸怒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
於是命左右弑之景懼曰惟陛下詔臣等以死奉之
蔑不濟矣乃相與盟于東堂使銳景攻聰攸率劉安
國攻裕使中劉乘武衛劉欽攻魯王隆尚書田密

武衛劉璿攻北海王又密璿等使人斬關奔于聰聰
命貫甲以待之銳知聰之有備也馳還與攸乘等會
攻隆裕攸乘懼安國欽之有異志也斬之是日斬裕
及隆聰攻西明門尅之銳等奔入南宮前鋒隨之斬
和于光極西室銳攸梟首通衢

劉宣字士則朴鈍少言好學修絜師事樂安孫炎沉
精積思不舍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每歎之曰宣若
遇漢武當踰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蓋數
年每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嘗不反覆詠之曰大
丈夫若遭二和終不令兩公獨擅美於前矣并州刺

史王廣言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古鬱因曰吾未見
宜謂廣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真所謂如珪如璋
觀其性質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為右部都尉特給
赤幢曲蓋莅官清恪所部懷之元海即王位宣之謀
也故特荷尊重勲威莫二軍國內外靡不專之

音義

澶反乳汁也多貢反又竹用反規勅廉勅反盟音割胡麥反冒頓莫北

輿上於陸反髮渠脂反硯胡狄反齧上音條一本

反音附音礪音低音珧餘胎音培音塿音盧音斗音反音虛音洽音泫音反音胡音犬音

氏音酋音字音秋音卷終

晉書載記卷二

劉聰 子粲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元海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初
聰之在孕也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元海曰此吉
徵也慎勿言十五月而生聰焉夜有白光之異形體
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幼而聰悟好
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
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
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
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元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海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弱冠游于京師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異之也新興太守郭熙辟爲主簿舉良將入爲驍騎別部司馬累遷右部都尉善於撫接五部豪右無不歸之河間王顥表爲赤沙中郎將聰以元海在鄴懼爲成都王穎所害乃亡奔成都王拜右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元海爲北單于立爲右賢王隨還右部及卽大單于位更拜鹿蠡王旣殺其兄和羣臣勸卽尊位聰初讓其弟北海王又與公卿泣涕固請聰久而許之曰又及羣公正以四海未定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國家之事孤敢不祇

從今便欲遠遵魯隱待又年長復子明辟於是以永嘉四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年光興尊元海妻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爲帝太后又爲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爲皇后封其子粲爲河內王署使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易河間王翼彭城王悝高平王遣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衆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轅轅周旋梁陳汝穎之間陷壘壁百餘以其司空劉景爲大司馬左光祿劉殷爲大司徒右光祿王育爲大司空僞太后單氏姿色絕麗聰烝焉單卽又之母也又屢以

爲言單氏慙恚而死聰悲悼無已後知其故又之寵
因此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黜廢又尊母爲皇太
后署其衛尉呼延晏爲使持節前鋒大都督前軍大
將軍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命王彌劉曜
及鎮軍石勒進師會之晏比及河南王師前後十二
敗死者三萬餘人彌等未至晏留輜重于張方故壘
遂寇洛陽攻陷平昌門焚東陽宣陽諸門及諸府寺
懷帝遣河南尹劉默距之王師敗于社門晏以外繼
不至出自東陽門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餘人而去
時帝將濟河東遁具舩于洛水晏盡焚之還于張方
故壘王彌劉曜至復與晏會圍洛陽時城內饑甚人
皆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宣陽門陷彌晏入于南
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曜於是害
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爲京觀
遷帝及惠帝羊后傅國六璽于平陽聰大赦改年嘉
平以帝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平阿公遣其平西趙染
安平劉雅率騎二萬攻南陽王模于長安粲曜率大
衆繼之染敗王師于潼關將軍呂毅死之軍至于下
邽模乃降染染送模於粲粲害模及其子范陽王黎
送衛將軍梁芬模長史魯繇兼散騎常侍廷驚辛謚

及北宮純等于平陽聰以粲之害模也大怒粲曰臣
殺模本不以其晚識天命之故但以其晉氏肺腑浴
陽之難不能死節天下之惡一也故誅之聰曰雖然
吾恐汝不免誅降之殃也夫天道至神理無不報署
劉曜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改封中
山王鎮長安王彌爲大將軍封齊公尋而石勒等殺
彌于已吾而并其衆表彌叛狀聰大怒遣使讓勒專
宮公輔有無上之心又恐勒之有二志也以彌部衆
配之劉曜旣據長安安定太守賈疋及諸氏羗皆送
質任唯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固守不降護
軍麴允頻陽令梁肅自京兆南山將奔安定遇疋任
于於陰密擁還臨涇推疋爲平南將軍率衆五萬攻
曜于長安扶風太守梁綜及麴特竺恢等亦率衆十
萬會之曜遣劉雅趙染來距敗績而還曜又盡長安
銳卒與諸軍戰于黃丘曜衆大敗中流矢退保井渠
杜人王秃紀特等攻劉粲于新豐粲還平陽曜攻陷
池陽掠萬餘人歸于長安時閻鼎等奉秦王爲皇太
子入于雍城關中戎晉莫不響應聰后呼延氏薨將
納其太保劉殷女其弟又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
延年太傅劉景景等皆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

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爲允聰大悅使其兼
大鴻臚李弘拜殷二女爲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
納殷女孫四人爲貴人位次貴嬪謂弘曰此女輩皆
姿色超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
乎弘曰太保流自有周與聖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
爲恨耳且魏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
爲子納司空太原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
大悅賜弘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吾子弟輩
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稀復出外事皆中黃門
納奏左貴嬪決之聰假懷帝儀同三司封會稽郡公
庾珉等以次加秩聰引帝入讌謂帝曰卿爲豫章王
時朕嘗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
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爲辭賦
試爲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
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
卿贈朕柸弓銀研卿頗憶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
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
曰此殆非人意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乾受歷故爲
陛下自相驅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
陛下何由得之至日夕乃出以小劉貴人賜帝謂帝

曰此名公之孫今特以相妻卿宜善遇之拜劉爲會稽國夫人遣其鎮北斬冲寇太原平北卜珣率衆繼之冲攻太原不剋而歸罪於珣輒斬之聰聞之大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冲何人哉遣其御史中丞浩衍持節斬冲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魚蟹不供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坐溫明徽光二殿不成皆斬于東市聰游獵無度常晨出晚歸觀魚於汾水以燭繼晝中軍王彰諫曰今大難未夷餘晉假息陛下不懼白龍魚服之禍而昏夜忘歸陛下當思先帝創業之艱難嗣承之不易鴻業已爾四海屬情何可墜之於垂成隳之於將就比竊觀陛下所爲臣實痛心疾首有日矣且愚人係漢之心未專而思晉之懷猶盛劉琨去此咫尺之間狂狷刺客息頃而至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陛下改往修來則億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上夫人王氏叩頭乞哀乃囚之詔獄聰母以聰刑怒過差三日不食弟父子粲並與觀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其太宰劉延年及諸公卿列侯百有餘人皆免冠涕泣固諫曰光文皇帝以聖武膺期創建鴻祚而六合未一夙世升遐陛下睿德自天龍飛紹統東平洛邑南定長安真可謂

功高周成德超夏啓往也唐虞今則陛下歷觀書記
未有此比而頃頻以小務不供而斬王公直言忤旨
使囚大將游獵無度機管不修臣等竊所未解臣等
所以破肝糜胃忘寢與食者也聰乃赦彰翹特等圍
長安劉曜連戰敗績乃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退還平
陽因攻司徒傅祗于三渚使其右將軍劉叅攻郭默
于懷城祗病卒城陷遷祗孫純粹并其二萬餘戶于
平陽縣聰贈祗太保純粹皆給事中謂祗子暢曰尊
公雖不達天命然各忠其主吾亦有以亮之但晉王
已降天命非人所支而虔劉南郡沮亂邊萌此其罪
也以元惡之種而贈同勲舊逆臣之孫荷榮禁闕卿
知皇漢之德弘曠以不暢曰陛下每嘉先臣不以小
臣之故而虧其忠節及是恩也自是明主伐國弔人
之義臣輒同萬物未敢謝生於自然聰遣劉粲劉曜
等攻劉琨於晉陽琨使張喬距之戰于武灌喬敗績
死之晉陽危懼太原太守高喬琨別駕郝聿以晉陽
降粲琨與左右數十騎攜其妻子奔于趙郡之亭頭
遂如常山粲躍入于晉陽先是琨與代王猗盧結爲
兄弟乃告敗於猗盧且乞師猗盧遣子日利孫賓六
須及將軍衛雄姬澹等率衆數萬攻晉陽琨收散卒

千餘爲之鄉導，猗盧率衆六萬，至于狼猛，曜及賓六須戰于汾東，曜墜馬中流，矢身被七創，討虜傅武以爲授，曜曰：「當今危亡之極，人各思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矣。」武泣曰：「武小人，蒙大王識拔，以至於此，常思効命，今其時矣。」且皇室始基，大難未弭，天下何可一日無大王也。於是扶曜乘馬，驅令渡汾，迴而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劉粲等掠百姓，踰蒙山，遁歸。猗盧率騎追之，戰于藍谷，粲敗績，斬其征虜邢延，獲其鎮北劉豐琨，收合離散，保于陽曲。猗盧戍之，而還。正旦，聰燕于光極前殿，逼帝行酒。光祿大夫庾珉、王儁等起而大哭，聰惡之，會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聰遂鳩帝而誅珉，儁復以賜帝。劉夫人爲貴人，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立左貴嬪劉氏爲皇后。聰將爲劉氏起鷄儀樓于後庭，廷尉陳元達諫曰：「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者，使爲之父母，以刑賞之，不欲使殿屎黎元而蕩逸一人。晉氏闇虐，視百姓如草莽，故上天剿絕其祚，乃眷皇漢，蒼生引領，息肩懷更，蘇之望有日矣。我高祖光文皇帝，靖言惟茲，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皇后嬪服無綺綵，重逆羣臣之請，故建南北宮。」

焉。今光極之前，足以朝羣后，饗萬國矣。昭德溫明已後，足可以容六宮，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興已來，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內興殿觀四十餘所，重之以饑饉疾疫，死亡相屬，兵疲於外，人怨於內，爲之父母，固若是乎。伏聞詔旨將營鸚儀中宮，新立誠臣等樂爲子來者也。竊以大難未夷，宮宇粗給，今之新營，尤實非宜。臣聞太宗承高祖之業，惠呂息役之後，以四海之富，天下之殷，尚以百金之費而輟露臺，歷代垂美爲不朽之迹，故能斷獄四百，擬於成康。陛下之所有，不過太宗二郡地耳，戰守之備者，豈僅匈奴南越而已哉。孝文之廣，思費如彼，陛下之狹，欲損如此，愚臣所以敢昧死犯顏色，冒不測之禍者也。聰大怒曰：吾爲萬機主，將營一殿，豈問汝鼠子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朕殿何當得成邪。將出斬之，并其妻子同梟東市，使羣鼠共穴。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雲有云：臣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鑱腰而入，及至，卽以鑱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勅左

右停刑於是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遣
遙園爲納賢園李中堂爲愧賢堂時愍帝卽位于長
安聰遣劉曜及司隸喬智明武牙李景年等寇長安
命趙染率衆赴之時大都督麴允據黃白城累爲曜
染所敗染謂曜曰麴允率大衆在外長安可襲而取
之得長安黃白城自服願大王以重衆守此染請輕
騎襲之曜乃承制加染前鋒大都督安南大將軍以
精騎五千配之而進王師敗於渭陽將軍王廣死之
染夜入長安外城帝奔射鴈樓染焚燒龍尾及諸軍
營殺掠千餘人且退屯逍遙園麴允率衆襲曜連戰
敗之曜入粟邑遂歸平陽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
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
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于平陽肉旁常有哭聲
晝夜不止聰甚惡之延公卿已下問曰朕之不德致
有斯異其各極言勿有所諱陳元達及博士張師等
進對曰星變之異其禍行及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
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慎之聰曰此陰陽之理
何關人事旣而劉氏產一蛇一猛獸各害人而走尋
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俄而劉氏死乃失此肉
哭聲亦止自是後宮亂寵進御無序矣聰以劉易爲

太尉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勲德者死乃贈之於是
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自大司馬以上七公位皆上
公綠綬綬遠遊冠置輔漢都護中軍上軍輔軍鎮衛
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武牙大將軍營
各配兵二千皆以諸子爲之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
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單于左右輔
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選
曹尚書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次僕射置御史大夫
及州牧位皆亞公以其子粲爲丞相領大將軍錄尚
書事進封晉王食五都劉延年錄尚書六條事劉景
爲太師王育爲太傅任顓爲太保馬景爲大司徒朱
紀爲大司空劉曜爲大司馬曜復次渭汭趙染次新
豐索綝自長安東討染染狃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
史魯徽曰今司馬鄴君臣自相逼僭王畿雄劣不同
必致死距我將軍宜整陣案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困
獸猶鬪况於國乎染曰以司馬模之疆吾取之如拉
朽索綝小豎豈能汚吾馬蹄刀刃邪要擒之而後食
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于城西敗績而歸悔曰
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見之於是斬徽徽
臨刑謂染曰將軍懷諫違謀。戇而取敗。而復忌前害

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顏面。瞬息世間。哉。袁紹
爲之於前。將軍踵之於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
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
見。出。豐。爲。徒。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服。牀。
枕。而。死。叱。刑。者。曰。令。吾。面。東。向。大。司。馬。曜。聞。之。曰。踰。
濬。不。容。尺。鯉。染。之。謂。也。曜。還。師。攻。郭。默。于。懷。城。收。其。
米。粟。八。十。萬。斛。列。三。屯。以。守。之。聰。遣。使。謂。曜。曰。今。長。
安。假。息。劉。琨。游。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醜。
何。足。以。勞。公。神。畧。可。留。征。虜。將。軍。貝。丘。王。翼。光。守。之。
公。其。還。也。於是。曜。歸。蒲。坂。俄。而。徵。曜。輔。政。趙。染。寇。北。
地。夢。魯。徽。大。怒。引。弓。射。之。染。驚。悸。而。寤。旦。將。攻。城。中。
弩。而。死。聰。以。粲。爲。相。國。聰。百。揆。省。丞。相。以。并。相。國。平。
陽。地。震。烈。風。拔。樹。發。屋。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
兄。竊。而。食。之。三。日。而。死。聰。以。其。太。廟。新。成。大。赦。境。內。
改。年。建。元。雨。血。於。其。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
寸。劉。又。惡。之。以。訪。其。太。師。盧。志。太。傅。崔。璋。太。保。許。遐。
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爲。太。弟。者。蓋。以。安。衆。望。也。志。
在。晉。王。父。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歸。之。相。國。之。位。自。
魏。武。已。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置。之。爲。贈。
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尊。踰。於。東。宮。萬。機。之。事。

無不由之置太宰大將軍及諸王之營以爲羽翼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不測之危厄在於旦夕宜早爲之所四衛精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佻正可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殿下但當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慮爲異也又弗從乃止聰如中護軍靳準弟納其二女爲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爲皇后宮舍人荀裕告盧志等勸又謀反又不從之狀聰

於是收志瑋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寇威下抽監守東宮禁又朝賀又憂懼不知所爲乃上表自陳乞爲黔首并免諸子之封褒美晉王粲宜登儲副抽又抑而弗通其青州刺史曹嶷攻汝陽關公丘陷之害齊郡太守徐浮執建威劉宣齊魯之間郡縣壘壁降者四十餘所嶷遂畧地西下祝阿平陰衆十餘萬臨河置戍而歸于臨淄嶷于是遂有雄據全齊之志石勒以嶷之懷二也請討之聰又憚勒之并齊乃寢而弗許劉曜濟自盟津將攻河南將軍魏該奔于泉烏曜進攻李矩于滎陽矩遣將軍李平師於成臯

曜覆而滅之矩恐送質請降時聰以其皇后靳氏爲上皇后立貴妃劉氏爲左皇后右貴嬪劉氏爲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以三后之立也極諫聰不納乃以元達爲右光祿大夫外示優賢內實奪其權也於是太尉范隆大司馬劉丹大司空呼延晏尚書令王鑒等皆抗表遜位以讓元達聰乃以元達爲御史大夫儀同三司劉曜寇長安頻爲王師所敗曜曰彼猶強盛弗可圖矣引師而歸聰宮中鬼夜哭三日而聲向右司隸寺乃止其上皇后靳氏有淫穢之行陳元達奏之聰廢靳慙志自殺靳有殊寵聰迫於元達之勢故廢之旣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達劉曜進師上黨將攻陽曲聰遣使謂曜曰長安擅命國家之深耻也公宜以長安爲先陽曲一委驃騎天時人事其應至矣公其亟還曜剋滅郭邁朝于聰遂如蒲阪平陽地震雨血于東宮廣袤頃餘劉曜又進軍屯于粟邑趨允饑甚去黃白而軍于靈武曜進攻上郡太守張禹與馮翊太守梁肅奔于允吾于是關右翕然所在應曜曜進據黃臯聰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時聰中常侍王沉宣懷俞容中宮僕射郭猗中黃門陵修等皆寵幸用事聰游宴後宮或百日不出羣臣皆因沉

等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愛憎而決之故或有勲
舊功臣而弗見敘錄姦佞小人數日而便至二千石
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之賞後宮之家賜
賚及于僮僕動至數千萬沉等車服宅宇皆踰于諸
王子弟中表布衣爲內史令長者三十餘人皆奢僭
貪殘賊害良善斬準合宗內外諂以事之郭倚有憾
於劉又謂劉粲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
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
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
爲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

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
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
大將軍爲皇太子又又許衛軍爲大單于二王已許
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向不
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
之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
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
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讌作難事淹變生宜早
爲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臣
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

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
聞必言與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
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
司馬劉惔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
也粲深然之猗密謂皮惔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
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
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歔歔流涕皮惔大懼叩頭
求哀猗曰吾爲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
人之教猗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
先啓卿卽荅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
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誑僞故也皮惔許諾粲俄而
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爲信然初靳
準從妹爲父孺子淫于侍人又怒殺之而屢以嘲準
準深慙恚說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
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準又說粲曰
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粲曰何
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急欲有所言矣但以
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
耳粲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
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剋季春構變殿下宜爲之

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粲曰爲之奈何準曰主上愛
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
之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
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
以勸太弟之心小人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
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鞠太弟所
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
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
得立矣於是粲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聽自去冬至是
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於粲唯發中旨殺生
除授王沉郭猗等意所欲皆從之又立市於後庭與
宮人讌戲或三日不醒聰臨上秋閣誅其特進綦毋
達太中大夫公師或尚書王琰田歆少府陳休左衛
卜崇大司農朱誕等皆羣閹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諫
聰曰陛下方隆武宣之化欲使幽谷無考槃奈何一
旦先誅忠良將何以垂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之
君子知其不霸以晉厲之無道尸三卿之後猶有不
忍之心陛下如何忍信左右愛憎之言欲一日尸七
卿詔尚在臣聞猶未宣露乞垂昊天之恩迴雷霆之
威且陛下直欲誅之耳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海此

豈是帝王三訊之法邪因叩頭流血王沉叱幹曰卜
侍中欲距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爲庶人太宰劉易
及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王
延等詣闕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之本也
邪佞者宇宙之螟蟥王化之蠹賊也故文王以多士
基周桓靈以羣阹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此也自
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爲故
事乎今王沉等乃處常伯之位握生死予奪於中勢
傾海內愛憎任之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
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矣王公見之駭目卿宰
望塵下車銓衡迫之選舉不復以實士以屬舉政以
賄成多樹姦徒殘毒忠善知王琰等忠臣必盡節於
陛下懼其姦萌發露陷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
誅戮怨感穹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沉等
皆刀鋸之餘背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
展效以答乾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責任之昔
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黃皓而滅此皆覆車於
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兩血火災昏沉等之由
願陛下割翦凶醜與政之流引尚書御史朝省萬機
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

忠臣得逞其意則衆災自弭和氣呈祥今遺晉未殄
巴蜀未賓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曹嶷密有王全齊
之心而復以沉等助亂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
患復誅巫成戮扁鵲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後雖
欲療之其如病何請免沉等官付有司定罪聰以表
示沉等笑曰是兒等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寢之沉
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幸得備灑掃
宮閣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讎又深恨陛下願收
大造之恩以臣等膏之鼎鑊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
聰曰此等狂言恒然卿復何足恨乎更以訪繁繁盛
稱沉等忠清乃心王室聰大悅封沉等爲列侯太宰
劉易詣闕又上疏固諫聰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
而死元達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旣不
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北地飢甚人相
食噉羗酋大軍須運糧以給麴昌劉雅擊敗之麴允
與劉曜戰于碯石谷王師敗績允奔靈武平陽大飢
流叛死亡十有五六石勒遣石越率騎二萬屯于并
州以懷撫叛者聰使黃門侍郎喬詩讓勒勒不奉命
潛結曹嶷規爲鼎峙之勢聰立上皇后樊氏卽張氏
之侍婢也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朝廷內

外無復綱紀阿諛日進貨賄公行軍旅在外飢疫相
仍後宮賞賜動至千萬劉敷屢泣言之聰不納怒曰
爾欲得使汝公死乎朝朝夕夕生來哭人敷憂忿發
病而死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靳準率部人收而埋
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平陽
飢甚司隸部人奔于冀州二十萬戶石越招之故也
犬與豕交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宮門又交司隸御史
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並升
俄而鬪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虐愈甚
無誠懼之心讙羣臣于光極前殿引見其太弟又容
貌毀瘁鬚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縱酒極
歡待之如初劉曜陷長安外城愍帝使侍中宋敞送
踐于曜帝肉袒牽羊輿櫬銜璧出降及至平陽聰以
帝爲光祿大夫懷安侯使粲告于太廟大赦境內改
年麟嘉麴允自殺聰東宮四門無故自壞後內史女
人化爲丈夫時聰子約死一指猶煖遂不殯殮及蘇
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
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
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
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

趙燕之銳燕之突騎自上黨而來曹蕤率三齊之衆以繼之陛下將何以抗之紫宮之變何必不在此乎願陛下早爲之所無使兆人生心陛下誠能發詔外以遠追秦皇漢武循海之事內爲高祖圖楚之計無不尅矣聰覽之不悅劉粲使王平謂劉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勅裹甲以備之又以爲信然令命宮臣裹甲以居粲馳遣告靳準王沉等曰向也王平告云東宮陰備非常將若之何準白之聰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沉等同聲曰臣等久聞但恐言之陛下弗信於是使粲圍東宮粲遣沉準收氐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乃自誣與乂同造逆謀聰謂沉等言曰而今而後吾知卿等忠於朕也當念爲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於是誅乂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宮官屬數十人皆靳準及闔豎所怨也廢乂爲北部王粲使準賊殺之坑士衆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爲之空氐羌叛者十餘萬落以靳準行車騎大將軍以討之時聰境內大蝗平陽冀雍尤甚靳準討之震其二子而死河汾大溢漂沒千餘家東宮災異門閣宮殿蕩然立粲爲皇太子大赦殊死已下以粲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如前聰校獵上林

晉書章詒 卷二
以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粲言
於聰曰今司馬氏跨據江東趙固李矩同逆相濟興
兵聚衆者皆以子鄴爲名不如除之以絕其望聰然
之趙固郭默攻其河東至於絳邑右司隸部人盜牧
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餘騎騎兵將軍劉勲追討之
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劉頡遮邀擊之爲固所敗使粲
及劉雅等伐趙固次于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
劉粲以贖天子聰聞而惡之李矩便郭默郭誦救趙
固屯于洛汭遣耿稚張皮潛濟襲粲貝丘王翼光自
厘城覘之以告粲粲曰征東南渡趙固望聲逃竄彼
方憂自固何暇來邪且聞上身在此自當不敢北視
况敢濟乎不須驚動將士也是夜稚等襲敗粲軍粲
奔據陽鄉稚館殺粲壘雅聞而馳還柵于壘外與稚
相持聰聞粲敗使太尉范隆率騎赴之稚等懼率衆
五千突圍趨北山而南劉勲追之戰于河陽稚師大
敗死者三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餘人聰所居螽斯
則百堂災焚其子會稽王衷已下二十有一人聰聞
之自投於牀哀塞氣絕良久乃蘇平陽西明門社自
亡霍山崩署其驃騎大將軍濟南王劉驥爲大將軍
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衛大將軍齊王劉勣爲大

晉書載記 卷二
司徒中常侍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鑿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等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敷育之義生承宗廟母臨天下亡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世德名宗幽閑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周姬氏以興關雎之化饗則百世之祚承孝成任心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淪傾有周之隆旣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從麟嘉以來亂淫於色縱沉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塵瓊寢汙清廟况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懷玉簪而對腐木朽楹哉臣恐無福於國家也聰覽之大怒使宣懷謂粲曰鑿等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竟於是收鑿等送市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鑿等臨刑王沉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爲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鑿瞋目叱之曰豎子使皇漢滅者坐汝鼠輩與斬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等於地下懿之曰斬準梟聲獍形必爲國愆汝旣食人人亦當食汝皆斬之聰又立其中常侍宣懷養女爲中皇后鬼哭於光極殿又哭於建始殿雨血平陽廣袤十

晉書載已 卷二 二十四
里時聰子約已死至是晝見聰甚惡之謂粲曰吾寢疾憒頓怪異特甚往以約之言爲妖比累日見之此兒必來迎吾也何圖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也今世難未夷非諒闇之日朝終夕殮旬日而葬徵劉曜爲丞相錄尚書輔政固辭乃止仍以劉景爲太宰劉驥爲大司馬劉顛爲太師朱紀爲太傅呼延晏爲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爲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太興元年聰死在位九年僞謚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

粲字士光少而雋傑才兼文武自爲宰相威福任情踈遠忠賢昵近姦佞任性嚴刻無恩惠距諫飾非好興造宮室相國之府仿像紫宮在位無幾作兼晝夜飢困窮叛死亡相繼粲弗之恤也旣嗣僞位尊聰后靳氏爲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宣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靳等年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粲晨夜烝淫於內志不在哀立其妻靳氏爲皇后子元公爲太子大赦境內改元漢昌雨血于平陽靳準將有異謀私於粲曰如聞諸公將欲行伊尹霍光之事謀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若不先之臣恐禍之來也不晨則夕粲弗納準懼其言之不從

謂聰二靳氏曰今諸公侯欲廢帝立濟南王恐吾家
無復種矣盍言之於帝二靳承間言之粲誅其太宰
上洛王劉景太師昌國公劉顥大司馬濟南王劉驥
大司徒齊王劉勸等太傅朱紀太尉范隆出奔長安
又誅其車騎大將軍吳王劉逞驥母弟也粲大閱上
林謀討石勒以靳準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粲荒耽酒
色游讌後庭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矯粲命以從弟
明爲車騎將軍康爲衛將軍準將作亂以金紫光祿
大夫王延耆德時望謀之于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
靳康劫延以歸準勒兵入宮升其光極前殿下使甲
士執粲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于東市發
掘元海聰墓焚燒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
大將軍漢太王置百官遣使稱藩于晉左光祿劉雅
出奔西平尚書北宮純胡崧等招集晉人堡於東宮
靳康攻滅之準將以王延爲左光祿延罵曰屠各逆
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
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

陳元達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
云陳少而孤貧常躬耕兼誦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

晉書載記 卷二 二十六
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元海之爲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答。及元海僭號。人謂元達曰。往劉公相。屈君蔑而不顧。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言邪。彼人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久矣。然往日所以不往者。以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自有以亮吾矣。卿但識之。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元海果徵元達爲黃門郎。人曰。君殆聖乎。旣至。引見元海曰。卿若早來。豈爲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盈分者黷。臣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處於九卿納言之間。此則非臣之。臣將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大王無過授之謗。小臣免招寇之禍。不亦可乎。元海大悅。在位忠謇。屢進讜言。退爲削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聰每謂元達曰。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臣者王。友臣者霸。臣誠愚闇。無可採也。幸邀陛下垂齊桓納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愚忠。昔世宗遙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諫。幽厲弭謗。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捐商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羣臣知免及其死也。人盡寃之。

音義

驚

五勞反

疋

與雅反

翊

元雨反

狼猛

漢書狼音浪

殿屎

詩云人之方殿

屎尔雅云殿屎呻吟也殿

音下見反屎音香夷反

註

音挂

綦母

音無

螟蟥

音莫特

蝨

音謀

劉勸

音邁

榱

所追反

卿但識

禮記云弟子識之識音之吏反

晉書載記卷三

劉曜

劉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元海幼而聰慧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獵於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為不亡矣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性極落高亮與眾不羣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工草隸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於時號為神射尤好兵書畧皆闇誦常輕侮吳鄧

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日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弱冠游於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於世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爲事嘗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曰神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爲五色元海世類歷顯職後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靳準之難自長安赴之至於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奔之與太傅朱紀太尉范隆等上尊號曜以大興元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惟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使征北劉雅鎮北劉策次於汾陰與石勒爲犄角之勢靳準遣侍中卜泰降於勒勒囚泰送之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羣闇撓政誅滅忠良誠是義士匡討之秋司空執心忠烈行伊霍之權拯濟塗炭使朕及此勲高古人德格天地朕方寧濟大艱終不以非命及君子賢人司空若執忠誠早迎大駕者政由靳氏祭則寡人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泰還平陽具宣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

沈吟未從尋而喬秦王騰靳康馬忠等殺準推尚書
令靳明爲盟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於暉暉大悅
謂泰曰使朕獲此神璽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聞之
怒甚增兵攻之明戰累敗遣使求救於暉暉使劉雅
劉策等迎之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歸於暉暉命誅
明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使劉雅迎母胡氏喪於
平陽還葬粟邑墓號陽陵僞謚宣明皇太后僭尊高
祖父亮爲景皇帝曾祖父廣爲獻皇帝祖防懿皇帝
考曰宣成皇帝徙都長安起光世殿於前紫光殿於
後立其妻羊氏爲皇后子熙爲皇太子封子襲爲長
樂王闡太原王冲淮南王敞齊王高魯王徽楚王徵
諸宗室皆進封郡王繕宗廟社稷南北郊以水承晉
金行國號曰趙牲牝尚黑旗幟尚玄冒頓配天元海
配上帝大赦境內殊死已下黃石屠各路松多起兵
於新平扶風聚衆數千附於南陽王保保以其將楊
曼爲雍州刺史王連爲扶風太守據陳倉張顛爲新
平太守周庸爲安定太守據陰密松多下草塞秦隴
氏羌多歸之暉遣其車騎劉雅平西劉厚攻楊曼於
陳倉二旬不尅暉率中外精銳以赴之行次雍城太
史令弁廣明言於暉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

晉書載記 卷三
止勅劉雅等攝圍固壘以待大軍地震長安尤甚時
曜妻羊氏有殊寵頗與政事陰有餘之徵也三年曜
發雍攻陳倉曼連謀曰謀者適還云其五牛旗建多
言胡主自來其鋒恐不可當也吾糧廩既少無以支
久若頓軍城下圍人百日不待兵刃而吾自滅不如
率見衆以一戰如其勝也關中不待檄而至如其敗
也一等死早晚無在遂盡衆背城而陣爲曜所敗王
連死之楊曼奔於南氏曜進攻草壁又陷之松多奔
隴城進陷安定保懼遷於桑城氐羗悉從之曜振旅
歸於長安署劉雅爲大司徒晉將李矩襲金彌尅之
曜左中郎將宋始振威宋恕降于石勒署其大將軍
廣平王岳爲征東大將軍鎮洛陽會三軍疫甚岳遂
屯澠池石勒遣石生馳應宋始等軍勢甚盛曜將尹
安趙慎等以洛陽降生岳乃班師鎮於陝城西明門
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
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
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
葉甚茂長水校尉尹車謀反潛結巴酋徐庫彭曜乃
誅車囚庫彭等五十餘人於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
游子遠固諫曜不從子遠叩頭流血曜大怒幽子遠

而盡殺彭庫等尸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之於水於是巴氏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知爲主四山羌氏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表諫曜怒甚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劉雅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而尚諫者所謂忠於社稷不知死之將至陛下縱弗能用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暮死以彰陛下過差之咎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乎曜意解乃赦之於是勅內外戒嚴將親討渠知子遠進曰陛下誠能納愚臣之計者不勞大駕親動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匪有大志希竊非望也但逼於陛下峻網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諸逆人之家老弱沒奚官者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大赦與之更始彼生路旣開不降何待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卽下者願假臣弱兵五千以爲陛下梟之不敢勞陛下之將帥也不爾者今賊黨旣衆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可除曜大悅以子遠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內子遠次於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氏羌悉下惟句氏宗

晉書載記 卷三
黨五千餘家保於陰密進攻平之遂振旅循隴右陳
安郊迎先是上郡氏羌十餘萬落保嶮不降酋大虛
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師至其壁下權渠率衆來
距五戰敗之權渠恐將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曰往
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率勁卒
五萬晨壓壘門左右勸戰子遠曰吾聞伊餘之勇當
今無敵士馬之強復非其匹又其父新敗怒氣甚盛
且西戎剽勁鋒銳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
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誓衆
蓐食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
出遲明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割
面而降子遠赦曜以權渠爲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
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於長安西戎之中
權渠部最強皆稟其命而爲寇暴權渠旣降莫不歸
附曜大悅讌羣臣於東堂語及平生泫然流涕遂下
書曰蓋褒德惟舊聖后之所先念惠錄孤明王之恒
典是以世祖草創河北而致封於嚴尤之孫魏武勒
兵梁宋追勳於橋公之墓前新贈大司徒烈愍公崔
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綏等或
識朕於童齒之中或濟朕於艱窘之極言念君子實

傷我心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漢昌之初雖有褒贈屬否運之際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恂大司空南郡公綏左光祿大夫平昌公忠鎮軍將軍安平侯並加散騎常侍但皆丘墓夷滅申哀莫由有司其速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朕意焉初曜之亡與曹恂奔於劉綏綏匿之於書匱載送於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飢窘變姓名客爲縣卒岳爲朝鮮令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間不可保也此縣幽僻

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吾旣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祐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爲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烏獸投人要欲濟之而况君子乎給以衣服資供書傳曜遂從岳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曹恂雖於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曜立太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

孫賓碩
後

晉書書言 卷三
崇文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爲
崇文祭酒以游子遠爲大司徒曜命起鄴明觀立西
宮建陵霄臺於瀉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
喬豫和苞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軌
象俯順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
無所而猶上候管室以構楚宮彼其急也猶尚若茲
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也奉詔書將
營鄴明觀市道芻蕘咸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
涼州矣又奉勅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
起陵霄此則費萬鄴明功億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

以吞吳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爲於中興之日而蹤亡
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爲過舉過
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勅旨將營建壽陵周廻
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槨黃金飾之恐此功
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
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所終也如是秦皇下銅
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闇主之所終也
如此向魑石椁孔子以爲不如速朽王孫係葬識者
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
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爲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

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爲優耳。興亡奢儉罔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曜大悅。下書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尚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宮之役。况朕之闇眇。當今極弊而可不敬從明誨乎。今勅悉停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政法有不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省鄧水圃以與貧戶。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亾。皇亾。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等酋小衰。困興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鞞其盡乎。時羣臣咸賀。以爲勒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爲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王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

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罅者歲之次名，作罅也。言歲馭作罅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玄騶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亾，赤牛奮鞞，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丑當滅亾盡無復遺也。比其誠悟蒸蒸欲陛下勤脩德化以讓之，縱爲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答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且，盟津之美，拍鄰號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撫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瞽說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曜親征氏羗，仇池楊難敵率衆來距前鋒，擊敗之，難敵退保仇池。仇池諸氏羗多歸於曜，曜復西討楊韜於南安，韜懼與隴西太守梁劼等降於曜，皆封列侯，使侍中喬豫率甲士五千遷韜等及隴右萬餘戶於長安。曜又進攻仇池，時曜寢疾，兼癘疫甚，議欲班師，恐難敵躡其後，乃以其尚書郎

王獷爲光國中郎將使於仇池以說難敵難敵於是
遣使稱藩曜大悅署難敵爲使持節侍中假黃鉞都
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
軍益寧南秦三州牧領護南氏校尉寧羗中郎將武
都王子弟爲公侯列將二千石者十五人陳安請朝
曜以疾篤不許安怒且以曜爲死也遂大掠而歸曜
疾甚篤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陳安
率精騎要之於道寔奔戰無路與長史魯憑俱沒於
安安囚寔而謂之曰劉曜已死子誰輔哉孤當與足
下終定大業寔叱安曰狗輩汝荷人榮寵處不疑之
地前背司馬何今復如此汝自視何如主上憂汝不
久梟首上邽通衢何謂大業可速殺我懸我首於上
邽東門觀大軍之入城也安怒遂殺之以魯憑爲叅
軍又遣其弟集及將軍張明等率騎二萬追曜曜衛
軍呼延瑜逆戰擊斬之悉俘其衆安懼馳還上邽曜
至自南安陳安使其將劉烈趙罕襲阡城拔之西州
氏羗悉從安安士馬雄盛衆十餘萬自稱使持節大
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
爲相國領左長史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
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懸吾頭於秦州

通衢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擢聞憑死悲慟曰賢
人者天下之望也害賢人實塞天下之情夫承平之
君猶不敢乖臣妾之心况於四海乎陳安今於招賢
採哲之秋而害君子絕當時之望吾知其無能爲也
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曜大悅署武爲使持節都督
秦州隴上雜夷諸軍事平西大將軍秦州刺史封酒
泉王曜后羊氏死僞謚獻文皇后羊氏內有特寵外
泰朝改生曜三子熙襲闡曜始禁無官者不聽乘馬
祿八百石已上婦女乃得衣錦繡自季秋農功畢乃
聽飲酒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死曜臨太
學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武功男子蘇撫陝男
子伍長平並化爲女子石言於陝若言勿東者曜將
葬其父及妻親如粟邑以規度之負土爲墳其下周
迴二里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於道傍游子遠
諫曰臣聞聖主明王忠臣孝子之於終葬也棺足周
身椁足周棺藏足周椁而已不封不樹爲無窮之計
伏惟陛下聖慈幽被神鑒洞遠每以清儉恤下爲先
社稷資儲爲本今二陵之費至以億計計六萬夫百
日作所用六百萬功二陵皆下錮三泉上崇百尺積
石爲山增土爲阜發掘古塚以千百數役夫呼嗟氣

塞天地暴骸原野哭聲盈衢臣竊謂無益於先皇先
后而徒喪國之儲力陛下脫仰尋堯舜之軌者則功
不盈百萬費亦不過千計下無怨骨上無怨人先帝
先后有太山之安陛下饗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
焉矐不納乃使其將劉岳等帥騎一萬迎父及弟暉
喪於太原疫氣大行死者十三四上洛男子張盧死
二十七日有盜發其塚者盧得蘇矐葬其父墓號永
垣陵葬妻羊氏墓號顯平陵大赦境內殊死以下賜
人爵二級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太寧元
年陳安文選在百劉貢於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
將攻上邽以解南安之圍安聞之懼馳歸上邽遇於
瓜田武以衆寡不敵奔保張春故壘安引軍追武曰
叛逆胡奴要當生縛此奴然後斬劉貢武閉壘距之
貢敗安後軍俘斬萬餘安馳還赴救貢逆擊敗之俄
而武騎大至安衆大潰收騎八千奔於隴城貢乃留
武督後衆躬先士卒戰輒敗之遂圍安於隴城大雨
霖震矐父墓門屋大風飄發其父寢堂於垣外五十
餘步矐避正殿素服哭於東堂五日使其鎮軍劉襲
太常梁胥等繕復之松栢衆木殖已成林至是悉枯
置其大司馬劉雅爲太宰加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

拜不名給千兵百騎甲仗百人入殿增班劍六十人
前後鼓吹各二部曜親征陳安圍安於隴城安頻出
挑戰累擊敗之斬獲八千餘級右軍劉幹攻平襄卮
之隴上諸縣悉降曲赦隴右殊死已下惟陳安趙募
不在其例安留楊伯支姜冲兒等守隴城帥騎數百
突圍而出欲引上邽平襄之衆還解隴城之圍安旣
出知上邽被圍平襄已敗乃南走陝中曜使其將軍
平先丘中伯率勁騎追安頻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
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
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
雙帶鞬服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
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棄
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於溪澗翌日尋之遂
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輔威呼延清尋其徑迹斬安
於澗曲曜大悅安善於撫接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
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
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驕驄父馬鐵鞍鞍七尺大刀奮
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
失蛇矛棄我驕驄竄巖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
水東流河一去不還柰子何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

晉書載記 卷三 十四
之楊伯支斬姜冲兒以隴城降宋亭斬趙募以上邽
降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於長安氏羗悉
下並送質任時劉岳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於河上
懼自隴長驅至西河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臨河列營
百餘里中鐘鼓之聲沸河動地自古軍旅之盛未有
斯比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退楊聲欲百道俱渡直
至姑臧涼州大怖人無固志諸將咸欲速濟曜曰吾
軍旅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畏威而來者三有二焉
中軍宿衛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張氏以吾新平陳安
師徒殷盛以形聲言之非彼五郡之衆所能抗也必
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卿等試之不出中甸
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藩獻
馬一千五百匹牛三千頭羊十萬口黃金三百八十
斤銀七百斤女妓二十人及諸珍寶珠玉方域美貨
不可勝紀曜大悅使其大鴻臚田恣署茂使持節假
黃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
匈奴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涼州牧領西域大都護
護氏羗校尉涼王曜至自河西遣胡元增其父及妻
墓高九十尺楊難敵以陳安旣平內懷危懼奔於漢
中鎮西劉厚追擊之獲其輜重千餘兩士女六千餘

人還之仇池。曜以大鴻臚田崧爲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以劉岳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進封中山王。初，靳準之亂，曜世子胤沒於黑匿。郁鞠部至，是胤自言。郁鞠大驚，資給衣馬，遣子送之。曜對胤悲慟。嘉郁鞠忠款，署使持節、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左賢王胤，字義孫，美姿貌，善機對。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鬢如畫，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豈同義真乎？固當應爲卿之冢嫡。卿可思文王廢伯邑考，立武王之意也。」曜曰：「臣之藩國，僅能守祭祀，便足矣。不可以亂長幼之倫也。」胤曰：「卿勲格天地，國兼百城，當世祚太師，受專征之任。五侯九伯，得專征之者，卿之子孫奈何言同諸藩國也？義真旣不能遠追太伯、高讓之風，吾不過爲卿封之，以一國義真。曜子儉之字也。於是封儉爲臨海王。立胤爲世子。胤雖少，離屯難，流躡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其朝臣亦屬意焉。曜於是顧謂羣下曰：「義孫可謂歲寒而不凋，涅而不淄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沖幼儒謹，恐難乎爲今世之儲貳也。懼非所以上固社稷，下愛義光。義孫年長，明德又先世子也。朕欲遠追周文，近蹤光武。」

使宗廟有太山之安義光饗無疆之福於諸卿意如何其太傅呼延晏等咸曰陛下遠擬周漢爲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亦四海宗廟之慶左光祿下泰太子太保韓廣等進曰陛下若以廢立爲是也則不應降日月之明垂訪羣下若以爲疑也固思聞臣等異同之言竊以誠廢太子非也何則昔周文以未建之前擇聖衷而超樹之可也光武緣母色而廢立豈足爲聖朝之模範光武誠以東海纂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胤文武才畧神度弘遠信獨絕一時足以擬蹤周發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尚冲雅亦足以當負聖基爲承平之賢主何況儲宮者六合人神所繫望也不可輕以廢易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曜默然胤前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尸鳩之仁何可替熙而立臣也陛下謬恩乃爾者臣請死於此以示赤心且陛下若愛忘其醜以臣微堪指授亦當能輔導義光仰遵聖軌因獻歎流涕悲感朝臣曜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寵哀之不忍廢乃止追謚前妻卜氏爲元悼皇后胤之母也卜泰胤之舅曜嘉之拜上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胤爲永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

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號曰皇子
命熙於胤盡家人之禮時有鳳皇將五子翔於殿未
央殿五日悲鳴不食皆死曜立后劉氏石勒將石他
自鴈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羗王盆句除俘三千
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曜大怒投袂而起走日
次於渭城遣劉岳追之曜次於富平爲岳聲援岳及
石他戰於河濱敗之斬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級赴

此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振旅而歸楊難敵自漢
還襲仇池尅之執田崧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崧

曰氏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

乎難敵曰子岱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謂劉氏可爲
盡忠吾獨不可乎崧厲色大言曰若賊氏奴才安敢
欲希覬非分吾寧爲國家鬼豈可爲汝臣何不速殺
我顧排一人取其劍前刺難敵不中爲難敵所殺曜
遣劉岳攻石生於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衛精
卒一萬濟自盟津鎮東呼延謨率荆司之衆自崞澗
而東岳攻石勒盟津石梁二戍尅之斬獲五千餘級
進圍石生於金墉石季龍率步騎四萬入自成臯關
岳陳兵以待之戰於洛西岳師敗績岳中流矢退保
石梁季龍遂塹柵列圍過絕內外岳衆饑甚殺馬食

晉書載記 卷三
之季龍又敗呼延謨斬之曜親率軍援岳季龍率騎
二萬來拒曜前軍劉黑大敗季龍將石念於八特坂
曜次於金谷夜無故大驚軍中潰散乃退如澠池夜
中又驚士卒奔潰遂歸長安季龍執劉岳及其將王
騰等八十餘人并氏羗三千餘人送於襄國坑士卒
一萬六千曜至自澠池素服郊哭七日乃入城武功
豕牛犬上邦馬生牛及諸妖變不可勝紀曜命其公
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劉均舉叅軍臺產
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妖變而
嘉之引見東堂許以政事產流涕歔歔具陳災變之
禍政化之闕辭旨諒直曜改容禮之卽拜博士祭酒
諫議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驗曜彌重之歲中
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曜署劉
胤爲大司馬進封南陽王以漢陽諸郡十三爲國署
單于臺於渭城拜大單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胡
羯鮮卑氏羗豪傑爲之曜自還長安憤恚發病至是
疾瘳曲赦長安殊死已下署其汝南王劉咸爲太尉
錄尚書事光祿大夫劉綏爲大司徒卜泰爲大司空
曜妻劉氏疾甚曜親省臨之問其所欲言劉泣曰妾
叔父昶無子妾少養於叔恩撫甚隆無以報德願陛

下貴之妾叔皚女芳有德色願備後宮曜許之言終而死偽謚獻烈皇后以劉昶爲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錄尚書事進封河南郡公封昶妻張氏爲慈鄉君立劉皚女芳爲皇后追念劉氏之言也俄置驃騎劉述爲大司徒劉昶爲太保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幹者爲親御郎被甲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充折衝之任尚書郝述都水使者支當等固諫曜大怒鳩而殺之咸和三年夜夢三人金面丹唇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爲吉祥惟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爲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爲兌位物衰落也唇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爲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跡而行慎不出疆也東并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飾繕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租稅之半長安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曜遣其武衛劉朗率騎三萬襲楊難敵於仇池弗剋掠三千餘戶而歸張駿聞曜軍爲石氏所敗乃去曜官號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金城太守張闓及枹罕護軍辛

晉書載已 卷三 二十七
晏將軍韓璞等率衆數萬人自大夏攻掠秦州諸郡
曜遣劉胤率步騎四萬擊之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冠
軍呼延那鷄率親御郎二千騎絕其運路胤濟師逼
之璞軍大潰奔還涼州胤追之及於令居斬級二萬
張閔辛晏率衆數萬降於曜皆拜將軍封列侯石勒
遣石季龍率衆四萬自軹關西入伐曜河東應之者
五十餘縣進攻蒲坂曜將東救蒲坂懼張駿楊難敵
承虛襲長安遣其河間王述發氐羗之衆屯于秦州
曜盡中外精銳水陸赴之自衛關北濟季龍懼引師
而退追之及於高侯大戰敗之斬其將軍石瞻枕尸
一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季龍奔於朝歌曜遂濟自
太陽攻石生於金墉決于金塢以灌之曜不撫士衆
專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以爲妖言斬之天風
拔樹昏霧四塞聞季龍進據石門續知勒自率大衆
已濟始議增榮陽戍社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勒
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邪其衆大小
復如何羯曰大胡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使攝
金墉之圍陳於洛西南北十餘里曜少而淫酒末年
尤甚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踟頓乃
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於西陽門搗陣就平勒

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於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送於勒所。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幽曜於河南丞廨。使金瘡醫李永療之。歸於襄國。曜瘡甚。勒載以馬輿。使李永與同載北苑市。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於曜曰。僕谷王。關右稱帝皇。當持重。保上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眾。持一觴。曜曰。何以健邪。當爲翁飲。勒聞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舍曜於襄國。永豐小戚。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乘馬從。男女衣幅。以見曜。曜曰。久謂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生。負盟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諭曜與其太子熙書。令速降之。曜但勅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覽而惡之。後爲勒所殺。熙及劉胤。劉咸等議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主國尚全。完將士情。一未有離叛。可共并力。距險走未晚也。胤不從。怒其沮衆。斬之。遂率百官奔於上邦。劉厚。劉策皆捐鎮奔之。關中擾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

胤及劉遵率眾數萬自上邽將攻石生於長安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胤胤次於仲橋石生固守長安勒使石季龍率騎二萬距胤戰於義渠爲季龍所敗死者五千餘人胤奔上邽季龍乘勝追戰枕尸千里上邽潰季龍執其僞太子熙南陽王劉胤並將相諸王等及其諸卿枝公侯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人秦雍大族九千餘人於襄國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於洛陽曜在位十年而敗始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扶鏡曰駢
帝能流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以封畿窺我中彙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襄王失御戎馬生於關洛至於美強弱妙兵權體興衰知利害於我中華未可量也况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皇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秩敬興王之畧骨都論尅定之秋單于無北顧之懷獫狁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爲不仁矣若乃習以華風

溫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復石勒稱藩。王弥效款。終爲夷狄之邦。未辯君臣之位。至於不遠儒風。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盜之者焉。僞主斯亡。玄明篡嗣。樹恩戎旅。旣總威權。關河開曩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由中。自乖弘遠。貌之爲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譽。佞人方轡。並后載馳。閣豎類於迴天。凝科踰於炮烙。遣豺狼之將。逐鷹犬之師。懸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遵渚。粉忠貞於戎手。聚縉紳於京觀。先王井賦。乃眷維桑。舊都宮室。咸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灑淚。若乃上古敦龐不親。其子功成。高讓歸諸。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干戈。將以拯厥版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殷之列辟。載旆乘時。興兵誓野。投焚旣隕。可以絕言。而輕呂旁揮。彤弧三發。豈若響清蹕於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之館。故知黔首來蘇。居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胡寇不仁。有同豹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庾珉之淚。旣盡。辛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爲難。弘在三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自古篡奪於斯。爲甚。是以災氣呈形。賊臣苞亂。政業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

虓勇運偶時艱用兵則王翦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旌薏偃和苞獻直鄭明罷觀而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自絕彊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駭戰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興歟何不支之甚也

贊曰惟皇不範邇甸居穹丹朱罕嗣昌頓爭雄胡旌颺月朔馬騰風埃塵淮浦虓呼河宮未央朝夜謖門且空郭欽之慮辛有知戎

音義

管涔 一 錫籍及管 倚 居 起 謀 德 所 亂 初 謹 瀉 池 胡 老

向魑 杜 回 倮 郎 果 号 五 各 鞞 直 引 困 敦 丁 同 獮 古

反 所 音 休 屠 漢 書 屠 驛 字 或 作 駮 女 輒 皚 五 來 軹

諸 氏 帽 苦 洽 戲 水 許 羈 謖 門 音 池 字 林 力 之 反 又 直 紙 反

書載記卷三終

卷三

三六

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唯鄆人郭敬陽，曲甯，驅以爲信，然並加資贍。勸亦感其恩，爲之力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大安中，并州饑亂，勸與諸小胡亡散，乃自鴈門還，依甯，驅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驅匿之，獲免。勸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饑寒，敬以弟以帶貨鬻食之，并給以衣服。勸謂敬曰：今不可守窮，諸胡饑甚，官誘將冀州就殺，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粹說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羣胡將詣冀州，兩胡一腳。勸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爲隆所歐辱。敬先以勸屬郭陽及兄子時陽，敬族兄也。是以陽時每爲解請，道路饑病，賴陽時而濟。旣而賣與荏平人師權爲奴，有一老父謂勸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爲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勸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作於野，嘗聞鼓角之聲。勸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幼來在家，恒聞如是。諸奴歸以告權，權亦

諸人併曰
鼎多色濃

奇其狀貌而免之。懼家鄰於馬牧，與牧率魏郡汲桑
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嘗傭於武安臨水為遊
軍所囚，會有群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
又見一老父謂勒曰：「向群鹿者我也。君應為中州主。」
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夔安、支雄、冀保、
吳豫、劉膺、桃豹、逯明等八騎為群盜。後郭敖、劉徵、劉
寶、張曠、僕呼延、莫郭、黑畧、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
又赴之，號為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駮、驥諸花中，乘死
馬遠掠繒寶，以賂汲桑。及成都王穎敗，乘輿于蕩陰。
帝如鄴，宮王浚以穎陵辱天子，使鮮卑擊之。穎懼，
挾惠帝南奔洛陽。帝復為張方所逼，遷于長安。關東
所在兵起，皆以誅穎為名。河間王顥懼東師之盛，欲
輯懷東夏，乃奏議廢穎。是歲劉元海稱漢王于黎亭。
穎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眾至
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死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
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焉。藩拜勒為前隊督，從攻平
昌公模於鄴。模使將軍馮嵩逆戰，敗之。藩濟自白馬
而南，濮陽太守苟晞討藩，斬之。勒與桑亡潛死中。桑
以勒為伏夜牙門。帥牧人劫掠郡縣，繫囚。又招山澤
亡命多附勒。勒率以應之，桑乃自號大將軍，稱為成

都王頴誅東海王越東瀛公騰爲名桑以勒爲前驅
屢有戰功署爲掃虜將軍忠明亭侯桑進軍攻鄴以
勒爲前鋒都督大敗騰將馮嵩因長驅入鄴遂害騰
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越
大懼使苟晞王讚等討之桑勒攻幽州刺史石勒於
樂陵抄死之乞活田裡帥衆五萬救勒勒迎戰敗裡
與晞等相持於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
有勝負越懼次於官渡爲晞聲援桑勒爲晞所敗死
者萬餘人乃收餘衆將奔劉元海冀州刺史丁紹要
之于赤橋又大敗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王師斬桑
于平原時胡部大張匍督馮突莫等擁衆數千壁于
上黨勒往從之深爲所昵因說匍督曰劉單于舉兵
誅晉部大距而不從豈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
不能者兵馬當有所屬今部落皆已被單于賞募往
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爲之計匍督等
素無智畧懼部衆之貳已也乃潛隨勒單騎歸元海
元海署匍督爲親漢王莫突爲都督部大以勒爲轉
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匍督爲兄賜姓石
氏名之曰會言其遇已也烏丸張伏利度亦有衆二
千壁于樂平元海屢招而不能致勒僞獲罪于元海

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悅結爲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已也乃因會執伏利度告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爲主諸胡咸以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率其部衆歸元海元海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衆配之元海使劉聰攻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田秀死之勒遂陷壺關元海命勒與劉零閻羆等七將率衆二萬寇魏郡頓丘諸壘壁多陷之假壘主將軍都尉簡強壯五萬爲軍士老弱安堵如故軍無私掠百姓懷之及元海僭號遣使授勒持節平東大將軍校尉都督王如故勒并軍寇鄴鄴潰和郁奔于衛國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三臺進攻趙郡害冀州西部都尉馮冲攻乞活赦亭田裡于中丘皆殺之元海授勒安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進軍攻鉅鹿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爲君子營乃引張賓爲謀主始署軍功曹以刀廕張敬爲股肱夔安孔萇爲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陽桃豹逯明吳豫等爲將率使其將張斯率騎詣并州山北諸郡縣說諸胡羯曉以安危諸胡

懼勒威名多有附者進軍常山分遣諸將攻中山博陵高陽諸縣降之者數萬人王浚使其將祁弘率鮮卑沒務塵等十餘萬騎討勒大敗勒于飛龍山死者萬餘勒退屯黎陽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餘壁置守宰以撫之進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於是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自洛陽率衆討勒勒燒營并糧廻軍距之次于黃牛壘魏郡太守劉距以郡附于勒勒使矩統其壘衆爲中軍左翼勒至黎陽裴憲棄其軍奔于淮南王堪退保倉垣元海授力鎮東大將軍封汲郡公持節都督王如故勒固讓公不受與閻羅攻睢園苑市二壘陷之羅中流矢死勒并統其衆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坑男女三千餘口東襲鄆城害兖州刺史袁孚因攻倉垣陷之遂害堪渡河攻廣宗清河平原陽平諸縣降勒者九萬餘口復南濟河榮陽太守裴純奔于建鄴時劉聰攻河內勒率騎會之攻冠軍將軍梁巨于武德懷帝遣兵救之勒留諸將守武德與王桑逆巨於長陵巨請降勒弗許巨踰城而遁軍人執之勒馳如武德坑降卒萬餘數梁巨罪而害之王師退還河北諸堡壁大震皆請降送任于勒及元海死劉聰授勒征東大將

晉書載言 卷四
軍并州刺史汲郡公持節開府都督校尉王如故勒
固辭將軍乃止劉粲率衆四萬寇洛陽勒留輜重于
重門率騎二萬會粲於大陽大敗王師於澗池遂至
洛川粲出轅轅勒至成臯關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
垣爲讚所敗退屯文石津將北攻王浚會浚將王甲
始率遼西鮮卑萬餘騎敗趙固于津北勒乃燒船棄
營引軍向柏門迎重門輜重至于石門濟河攻襄城
太守崔曠於繁昌害之先是雍州流人王如侯脫嚴
嶷等起兵江淮間聞勒之來也懼遣衆一萬屯襄城
以距勒擊敗之盡俘其衆勒至南陽屯于宛北山如
懼勒之攻襄也使送珍寶車馬犒師結爲兄弟勒納
之如與侯脫不平說勒攻脫勒夜令三軍雞鳴而駕
晨壓苑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剋嚴嶷率衆救脫至則
無及遂降于勒勒斬脫囚嶷送于平陽盡并其衆軍
勢彌盛勒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留刀
盾守襄陽躬帥精騎三萬還攻王如憚如之盛遂趣
襄城如知之遣弟瑀率騎二萬五千詐言犒軍實欲
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蓋欲有雄據江漢之志
也張賓以爲不可勸勒北還弗從以賓爲叅軍都尉
領記室位次司馬專居中摠事元帝慮勒南寇使王

晉書 卷四
道率衆討勒。勒軍糧不接，死瘞太半。納張賓之策，乃
焚輜重，裹糧卷甲，渡沔，寇江夏。太守楊矩棄郡而走。
北寇新蔡害新蔡王確于南頓，朗陵公何襲廣陵公
陳軫上黨太守羊綜廣平太守邵肇等率衆降于勒。
勒進陷許昌，害平東將軍王康。先是東海王越率洛
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于軍，衆推太尉王衍爲
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及之，衍遣將軍錢端與勒戰，
爲勒所敗，端死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
如山，無一免者。於是執衍及襄陽王範、任城王躋、西
河王嘉、梁王禧、齊王韶、吏部尚書劉望、豫州刺史劉
喬、太傅長史庾敳等，坐之於幕下，問以晉故。衍躋等
懼死，多自陳說，惟範神色儼然，意氣自若。顧呵之曰：
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甚竒之。勒於是引諸王公卿
士於外，害之死者甚衆。勒重衍清辨，竒範神氣，不能
加之兵刃。夜使人排墻填殺之。左衛何倫、右衛李暉
聞越薨，奉越妃裴氏及越世子毘，出自洛陽，勒逆毘
於洧倉，軍復大潰，執毘及諸王公卿士，皆害之。死者
甚衆。因率精騎三萬人自成臯關，會劉曜王彌寇洛
陽。洛陽旣陷，勒歸功彌、曜，遂出轅轅屯于許昌。劉聰
署勒征東大將軍，勒固辭不受。先是平陽人李洪有

衆數千壘于舞陽苟晞假洪雍州刺史勒進寇穀陽
害冠軍將軍王茲破王讚于陽夏獲讚以爲從事中
郎襲破大將軍苟晞于蒙城執晞以爲左司馬劉聰
授勒征東大將軍幽州牧固辭將軍不受先是王彌
納劉暉之說將先誅勒東王青州使暉徵其將曹嶷
於齊勒遊騎獲暉得彌所與嶷書勒殺之密有圖彌
之計矣會彌將徐邈輒引步兵去彌彌漸削弱及勒
之獲苟晞也彌惡之僞卑辭使謂勒曰公獲苟晞而
赦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
勒謂張賓曰王彌位重言卑恐其遂成前徇意也賓
曰觀王公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
公獨無并州之思乎王公遲迴未發者懼明公踵其
後已有窺明公之志但未獲便爾今不圖之恐曹嶷
復至其爲羽翼後雖欲悔何所及邪徐邈既去軍勢
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盛可誘而滅之勒以爲然勒
時與陳午相攻於蓬關王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
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
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爲寇王彌
人傑將爲我害勒因廻軍擊瑞斬之彌大悅謂勒深
心推奉無復疑也勒引師攻陳午于肥澤午司馬上

黨李頭說勒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濟于塗炭有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鄉黨終當奉戴何遽見逼乎勒心然之詰朝引退詭請王彌讌于已吾彌長史張嵩諫彌勿就恐有專諸孫峻之禍彌不從既入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衆啓聰稱彌叛逆之狀聰署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歸府幽州牧公如故苟晞王讚謀叛勒勒害之以將軍左伏肅爲前鋒都尉攻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于葛陵降諸夷楚署將軍二千石以下稅其義穀以供軍士初勒被鬻平原與母王檀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王于勒遣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燕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諭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畧地而不有其土翁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尅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逆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之勲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

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螳寇不足
掃今相授待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
襄城郡公摠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
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以來誠無戎
人而爲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
遲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遙聞將軍攻城野戰
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
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
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勒報現曰事功殊
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選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遺囑
名馬珍寶厚賓其使謝歸以絕之勒於葛陂繕室宇
課農造舟將寇建鄴會霖雨歷三月不止元帝使諸
將率江南之衆大集壽春勒軍中饑疫死者太半檄
書朝夕繼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刁廩諫勒先送
欵於帝求掃平河朔待軍退之後徐更計之勒愀然
長嘯中堅夔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
孔萇支雄等三十餘將進曰及吳軍未集萇等請各
將三百步卒乘船三十餘道夜登其城斬吳將頭得
其城食其倉米今年要當破丹陽定江南盡生縛取
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

顧問張賓曰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
天子殺害王侯妻畧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
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誅王彌之後不宜
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畱也
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勢宜
北徙據之伐叛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處將軍之右者
晉之保壽春懼將軍之往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
敵去未遑竒兵掎擊也輜重逕從北道大軍向壽春
輜重旣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
曰賓之計是也責乃膺曰君其相輔佐當規成功業
如何便相勸降此計應斬然相明性怯所以宥君於
是退膺爲將軍擢賓爲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號曰右
侯發自葛陂遣石季龍率騎二千距壽春會江南運
船至獲布米數十艘將士爭之不設備晉伏兵大發
敗季龍于巨靈口赴水死者五百餘人奔退百里及
于勒軍軍中震擾謂王師大至勒陣以待之晉懼有
伏兵退還壽春勒所過路次皆堅壁清野採掠無所
獲軍中大饑士衆相食行達東燕聞汲郡向冰有衆
數千壁于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冰邀之會諸將
問計張賓進曰如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枋內可簡

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縛筏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冰聞勒軍至，始欲內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冰怒，乃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又因其資軍，遂豐振長驅寇鄴，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演部將臨深、牟穆等率衆數萬降于勒。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劉演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守未可卒下。舍之則能自潰，王彭祖、劉越石大敵也，宜及其未有備，密規進據罕城，廣運糧儲，西稟平陽，掃定并、薊、桓文之業，可以濟也。且今天下鼎沸，戰爭方始，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畧，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則群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賓又言於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深所忌也，恐及吾城池未固，資儲未廣，送死於我。聞廣平諸縣秋稼大成，可分遣諸將收掠野穀，遣使平陽、陳宜鎮此之意，勒又然之。於是上表

於劉聰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壘壁率多降附運糧以輸勒劉聰署勒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幽并營四州雜夷征討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國上黨郡公邑五萬戶開府幽州牧東夷校尉如故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受王浚假署保據苑鄉勒使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杯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於襄國築隔城重柵設彰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爲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筏不尅矣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爲何如賓萇俱曰聞就六眷尅來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杯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杯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杯之衆旣奔餘自摧散擒末杯

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卽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於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杯，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屯于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杯三弟爲質。而請末杯諸將並勸勒殺末杯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讐。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爲王浚用矣。於是納質，遣石季龍盟就六眷于渚陽，結爲兄弟。就六眷等引還，使參軍閻綜獻捷于劉聰。於是游綸、張豺請降稱藩，勒將襲幽州務養將士，權宜許之。皆就署將軍。於是遣衆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于信都。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三臺，鄴潰。劉演奔于廩丘，將軍謝胥、田青郎、牧等率三臺流人降于勒。勒以桃豹爲魏郡太守，以撫之。命段末杯爲子署，爲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杯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勒襲苑鄉，執游綸以爲主簿。攻乞活、李暉于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識。

晉書 卷四
之日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泣
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車馬署敬上將軍悉
免降者以配之其將孔萇寇定陵害兗州刺史田徽
烏丸薄盛執渤海太守劉旣率戶五千降于勒劉聰
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餘如故拜其母王氏爲上黨
國太夫人妻劉氏上黨國夫人章綬首飾一同王妃
段末怛任第亡歸遼西勒大怒所經令尉皆殺之烏
丸審廣漸裳郝襲背王浚密遣使降于勒勒厚加撫
納司冀漸寧人始租賦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史署爲
文學掾選將佐子第三百人教之勒母王氏死潛窆
山谷莫詳其所旣而備九牢之禮虛葬于襄國城南
勒謂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慨風俗殷雜須
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
彭忠亮篤敏有佐時良幹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
規勒於是徵彭署爲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
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
之宗廟鞠爲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
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
所不爲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
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

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爲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其子明爲參軍。勒以石季龍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季龍篡奪之萌。兆于此矣。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滯虐。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書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

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震于海內去

號爲存亡所在。爲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雖竒畧。無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爲之。早當稱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曰。勒本小胡。出於戎裔。值晉綱弛。御海內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中原無主。蒼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驅命。興義兵。誅暴亂者。正爲明公驅除爾。伏

願殿下應天順時踐登皇祚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當察勒微心慈矜如子也亦遺棗嵩書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成鼎峙之勢何爲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英才雋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鄉貴望累葉重光出鎮藩嶽威聲播于八表固以胡越欽風戎夷歌德豈惟區區小府而敢不歛衽神闕者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淇海爾項籍子陽覆車不遠是石將軍之月鑒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誠胡人而爲名臣者實有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願取之不爲天人之所許身願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爲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物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陰叛浚馳使降于勒勒斬其使送于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彌信勒之忠誠無復疑矣子春等與王浚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遺勒塵尾勒僞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親詣幽

州奉上尊號亦修牋于棗嵩乞并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勒將圖浚引子春問之子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贍恤刑政苛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誅斥諫士下不堪命流叛畧盡鮮卑烏丸離貳于外棗嵩田矯貪暴于內人情沮擾甲士羸弊而浚猶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言漢高魏武不足並也又幽州謠怪特甚聞者莫不爲之寒心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容此亡期之至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遣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於誠無二浚大悅以勒爲信然勒募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其後患沉吟未幾張賓進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爲之奈何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還爲寇讐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饑饉人皆蔬食衆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內無強兵以禦我也若大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將軍便能懸軍千里以征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宜應機電發勿後時也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欣于得我喜於浚滅終不救浚而

襲我也。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栢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懼聲軍計故也。遣張慮奉牋于劉琨，陳已過深重，求討浚以自效。琨既素疾浚，乃檄諸州郡說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都，效善將來，令聽所請。受任通和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于前，使徐光讓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握強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尊，又專任姦暴，殺害忠良，肆情恣欲，毒徧燕壤，自貽于此，非爲天也。使其將王洛生驛送浚襄國，市斬之。於是分遣流人各還桑梓，擢荀綽、裴憲，資給車服。數朱碩、棗嵩、田矯等以賄亂政，責游統以不忠于浚，皆斬之。遷烏丸審廣，漸裳、郝襲、靳市等於襄國，焚燒浚宮殿，以晉尚書劉翰爲寧朔將軍，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遣其東曹掾傅邁兼左長史，封王浚

首獻捷於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翰叛，勒奔段匹磾。襄國大饑，穀二升直銀二兩，肉一斤直銀一兩。劉聰以平幽州之勲，乃遣其使人柳純持節署勒大都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於侍中，使持節開府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加金鉞黃鉞，前後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勒封左長史，張敬等十一人爲伯子，侯文武進位有差。勒將支雄攻劉演於廩丘，爲演所敗。演遣其將韓弘、潘良襲頓丘，斬勒所署太守邵攀、支雄，追擊弘等，害潘良于廩丘，劉琨遣樂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斬其太守邢泰、琨司馬溫矯。西討山胡，勒將暹明要之，敗矯于潞城。勒以幽冀漸平，始下州郡，闔實人戶，戶貲二匹，租二斛。勒將陳午以浚儀叛于勒，暹明攻寗黑于荏平，降之。因破東燕、酸棗，而還。徙降人二萬餘戶于襄國。勒使其將荀薄寇濮陽，陷之。害太守韓弘。劉聰遣其使人范龕持節策命，勒賜以弓矢，加崇爲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封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上署其長子典爲上黨國世子，加翼軍將軍，爲驃騎副貳。劉琨遣王旦攻中山，逐勒所署太守秦固。勒將劉劭距旦，敗之。執旦于望都，關勒襲邵續于樂陵，續盡衆逆戰，大敗而還。章

武人王脊起兵于科斗壘擾亂勒河間勃海諸郡勒以揚武張夷爲河間太守參軍臨深爲勃海太守各率步騎三千以鎮靜之使長樂太守程遐屯于昌亭爲之聲勢徙平原烏丸展廣劉哆等部落三萬餘戶于襄國使石季龍奔襲乞活王平于梁城敗績而歸又攻劉演于廩丘支雄遠明擊甯黑于東武陽陷之黑赴河而死徙其衆萬餘于襄國邵續使文鴛救演季龍退止盧關津避之文鴛弗能進屯于景亭兗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河北等以爲信然入于空營季龍起擊敗之遂

陷廩丘演奔文鴛軍獲演弟啓送于襄國演自劉琨之兄子也勒以琨撫存其母德之賜啓田宅令備官授其經時大蝗中山常山尤甚中山丁零崔鼠叛勒攻中山常山勒率騎討之獲其母妻而還鼠保于胥關遂奔代郡勒攻樂平太守韓據于姑城劉琨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琨次廣牧爲澹聲援勒將距之或諫之曰澹兵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勢異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不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強之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

我之退顧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爲不戰而自
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
出者斬設疑兵于山上分爲二伏勒輕騎與澹戰爲
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
獲鎧馬萬疋澹奔代郡據奔劉琨琨長史李弘以并
州降于勒琨遂奔于段匹磾勒遷陽曲樂平戶于襄
國置守宰而退孔萇追姬澹于桑乾勒遣兼左長史
張敷獻捷于劉聰勒之征樂平也其南和令趙領招
合廣川平原渤海數千戶叛勒奔于邵續河間邢嘏
累徵不至亦聚衆數百以叛勒巡下冀州諸縣以右
司馬程遐爲寧朔將軍監冀州七郡諸軍事勒弟夫
廣威張越與諸將蒯博勒親臨觀之越戲言忤勒勒
大怒叱力士折其脛而殺之孔萇攻代郡澹死之時
司冀并兖州流人數萬戶在于遼西迭相招引人不
安業孔萇等攻馬巖馮脂久而不尅勒問計於張賓
賓對曰馮脂等本非明公之深仇遼西流人悉有戀
本之思今宜班師息甲差選良守任之以冀遂之事
不拘常制奉宣仁澤奮揚威武幽冀之寇可翹足而
靜遼西流人可指時而至勒曰右侯之計是也召萇
等歸署武遂令李回爲易北督護振武將軍高陽太

守馬嚴士衆多李潛軍人回先爲潛府長史素服回
威德多叛嚴歸之嚴以部衆離貳懼奔於幽州溺水
而死馮賸率衆降於勒回移居易涼流人降者歲常
數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陽子邑三百戶加賓封一千
戶進賓位前將軍固辭不受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
二旬則化狀若蠶七八日而卧四日蛻而飛彌亘百
草唯不食三豆及麻并冀尤甚石季龍濟自長壽津
寇梁國害內史荀闔劉琨與段匹磾涉復辰疾六眷
段末杯等會于固安將謀討勒勒使叅軍王續齎金
寶遺末杯以間之末杯旣思有以報勒恩又忻於厚
賂乃說辰眷等引還琨匹磾亦退如薊城邵續使兄
于濟攻勒渤海虜三千餘人而還劉聰將趙固以洛
陽歸順恐勒襲之遣叅軍高少奉書推崇勒請師討
聰勒以大義讓之固深恨恚與郭默攻掠河內汲鄆
段末杯殺鮮卑單于截附真立忽跋鄰爲單于段匹
磾自幽州攻末杯末杯逆擊敗之匹磾奔還幽州因
害太尉劉琨琨將佐相繼降勒末杯遣弟騎督擊匹
磾于幽州匹磾率其部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
要之于鹽山大敗之匹磾退保幽州越中流矢死勒
爲之屏樂三月贈平南將軍初曹嶷據有青州旣叛

劉聰南竄王命以建鄴懸遠勢援不接懼勒襲之故遣通和勒授疑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琅邪公劉聰疾甚驛召勒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勒固辭乃止聰又遣其使人持節署勒大將軍持節鉞都督侍中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增封十郡勒不受聰死其子粲襲僞位其大將軍靳準殺粲於平陽勒命張敬率騎五千爲前鋒以討準勒統精銳五萬繼之據襄陵北原羗羯降者四萬餘落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劉曜自長安屯於蒲阪曜復僭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進爵趙公勒攻準于平陽小城平陽大尹周置等率雜戶六千降于勒巴帥及諸羗羯降者十餘萬落徙之司州諸縣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勒與劉曜競有招懷之計乃送泰於曜使知城內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勢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勒疑泰與曜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必不復降就令泰宣漢要盟於城中使相率誅靳準準必懼而速降矣勒久乃從諸將議遣之泰入平陽與準將喬泰馬忠等起兵攻準殺之推靳明爲盟主遣泰及卜玄奉傳國六璽送於劉曜勒大怒遣令史羊升

晉書 卷四
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怒斬升勒怒甚進軍攻明
明出戰勒擊敗之枕尸二里明築城門堅守不復出
戰勒遣其左長史王修獻捷於劉曜晉彭城內史周
堅害沛內史周默以彭沛降於勒石季龍率幽冀州
兵會勒攻平陽劉曜遣征東劉暢救明勒命舍師于
蒲上靳明率平陽之衆奔於劉曜曜西奔粟邑勒焚
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修復元海聰二墓收劉粲已
下百餘尸葬之徙渾儀樂器於襄國劉曜又遣其使
人郭汜等持節署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
七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

駕六馬如曹公輔漢故事夫人爲王后世子爲王太子
子勒舍人曹平樂因使留仕於曜言於曜曰大司馬
遣王修等來外表至虔內覘大駕強弱謀待修之返
將輕襲乘輿時曜勢實殘弊懼修宣之曜大怒遣汜
等還斬修於粟邑停太宰之授劉茂逃歸言王修死
故勒大怒誅平樂三族贈修太常又知停殊禮之授
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
孤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旣立便欲相圖天不
助惡使假手靳準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求瞽瞍之
義故復推崇令主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

之使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邪於是置太醫尚方御府諸令命參軍鼂讚成正陽門俄而門崩勒大怒斬讚旣怒刑倉卒尋亦悔之賜以棺服贈大鴻臚平西將軍祖逖攻陳川于遂關石季龍救川逖退屯梁國季龍使揚武左伏肅攻之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於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析之衛置挈壺署鑄豐貨錢河西鮮卑日六延叛於勒石季龍討之敗延於朔方斬首二萬級俘三萬餘人獲牛馬十餘萬孔萇討平幽州諸郡時段匹磾部衆饑散棄其妻子匹磾奔邵續曹嶷遣使來聘獻其方物請以河爲斷桃豹至遂關祖逖退如淮南徙陳川部衆五千餘戶于廣宗石季龍與張敬張賓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勒稱尊號勒下書曰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寵夙夜戰惶如臨深薄豈可假尊竊號取譏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况國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紜自今敢言刑茲無赦乃止勒又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令滋煩其採集律令之要爲施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貫志造辛亥制度五

千文施行十餘歲乃用律令晉泰山太守徐龕叛降
 於勒石季龍及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文
 武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曰臣等聞有非常之度必
 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
 陵遲五伯迭興靜難濟時績侔睿后伏惟殿下天縱
 聖哲誕膺符運鞭撻宇宙弼成皇業普天率土莫不
 來蘇嘉瑞徵祥日月相繼物望去劉氏威懷於明公
 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靜星辰不孛夏海重譯天
 人係仰誠應升御中壇卽皇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寸
 尺之潤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以河內魏汲
 頓丘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井二郡并
 前趙國廣平陽平章武渤海河間止黨定襄范陽漁
 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戶二十九萬
 爲趙國封內依舊改爲內史準禹貢魏武復冀州之
 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於河北至於塞垣以大
 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伏
 願欽若昊天垂副群望也勒西西而讓者五南面而
 讓者四百寮皆叩頭固請勒乃許之

音義

劄音背下張 鞞步迷 逮明音 蠶五來 躋魚綺
劄皆同 反 反 反 反 反

反本
歷音圖

晉書載記卷四終

晉書載記卷五

石勒下

子弘

太興二年勒僞稱趙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
 半賜孝悌力田死義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穀人
 三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
 稱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官署從事中
 郎裴憲叅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叅軍續咸度
 景為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為史學祭酒中壘支雄遊
 擊王陽並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
 劉群劉謨等為門生主書司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

晉書載記

卷五

一

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
課農桑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位冠寮首署石季
龍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署前將軍李寒領
司兵勲教國子擊刺戰射之法命記室佐明楷程機
撰上黨國記中大夫傅彪賈蒲江軌撰大將軍起居
注叅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于志自是朝會
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群下威儀冠冕從容可觀矣群
臣議請論功勒曰自孤起軍十六年於茲矣文武將
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備嘗艱阻其在葛陂
之役厥功尤著宜爲賞之先也若身見存爵封輕重
隨功位爲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庶足以慰答存亡
中孤之心也又下書禁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娶
其燒葬令如本俗孔長攻邵續別營十一皆下之續
尋爲石季龍所獲送於襄國劉曜將尹安宋始據洛
陽降於勒晉徐州刺史蔡豹敗徐龕於檀丘龕遣使
詰勒陳討豹之計勒遣將王步都爲龕前鋒使張敬
率騎繼之敬達東平龕疑敬之襲已也斬步都等三
百餘人復降於晉勒大怒命張敬據其襟要以守之
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滹沱汎溢衝陷山谷巨松僵
拔浮於滹沱東至渤海原隰之間皆如山積孔長攻

隋文鴛十餘營，莫不設備。鴛夜擊之，大敗而歸。勒始制軒懸之樂，八佾之舞，爲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子車旗禮樂備矣。使石季龍率步騎四萬討徐龕，龕遣長史劉霄請勒乞降，送妻子爲質。納之時，蔡豹屯於譙城，季龍攻豹，豹夜遁。季龍引軍城封丘而旋，徙朝臣掾屬已上士族者三百戶於襄國，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勒宮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甚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翊曰：「夫人君爲令，尚望威行天下，况宮闕之間乎？」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邪？翊懼，忘諱，割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使石季龍擊託侯部掘咄哪於斡北大破之，俘獲牛馬二十餘萬。勒清定五品，以張賓領選，復續定九品，署張班爲左執法。郎孟卓爲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令群寮及州郡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署都部從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千石，職準丞相司直。勒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宮宇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任汪帥使工匠五千採木以供之。」黎陽人

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武携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
陳勒下書以爲二儀諧暢和氣所致賜其乳婢一口
穀一百石雜綵四十匹石季龍攻段匹磾於厭次孔
萇討匹磾部內諸城陷之匹磾勢窮乃率其臣下與
觀出降季龍送之襄國勒署匹磾爲冠軍將軍以其
弟文鴛亞將衛麟爲左右中郎將皆金章紫綬散諸
流人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并
幽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陷於勒時晉征北將軍祖
逖據譙將平中原逖善於撫納自河以南多背勒歸
順勒憚之不敢爲寇乃下書曰祖逖屢爲邊患逖北
州士望也儻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爲
置守冢二家冀逖如趙他感恩輟其寇暴逖聞之甚
悅遣叅軍王愉使於勒贈以方物修結和好勒厚賞
其使遣左常侍董樹報聘以馬百匹金五十斤答之
自是兖豫又安人得休息矣從事中郎劉輿坐營建
德殿井木斜縮斬於殿中勒悔之贈太常建德校尉
王和掘得負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
新氏造議者未詳或以爲瑞叅軍續咸曰王莽時物
也其時兵亂之後典度堙滅遂命下禮官爲準程定
式又得一鼎容四升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

當萬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因此
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匹
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
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於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
終不行勒徙洛陽銅馬翁仲二於襄國列之永豐門
祖述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於勒勒斬
之送首於祖述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
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逃遣使報謝自是兗豫間壘
壁叛者逃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勒令武鄉
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
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地迭相歐擊至是謂父
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溫麻是布衣之恨孤方
崇信於天下寧讐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酬諾
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
甲第一區拜叅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萬歲之
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
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
無復釀者尋署石季龍為車騎將軍率騎三萬討鮮
卑鬱粥於離石俘獲及牛馬十餘萬鬱粥奔烏丸悉
降其衆城先是勒世子興死至是立子弘為世子領

霸辰谷曰
任語轉雅
文曰厥亦
極飲意

中領軍遣季龍統中外精卒四萬討徐龕龕堅守不戰於是築室返耕列長圍以守之晉鎮北將軍劉隗降於勒拜鎮南將軍封列侯石季龍攻陷徐龕送之襄國勒囊盛於百尺樓自上擲殺之令步都等妻子刳而食之坑龕降卒三千晉兖州刺史劉遐懼自鄒山退屯於下邳琅邪內史孫默以琅邪叛降於勒徐兖間壘壁多送任請降皆就拜守宰清河張披爲程遐長史遐甚委昵之張賓舉爲別駕引叅政事遐疾披去已又惡賓之權盛勒世子弘卽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譖之日張披與張賓爲遊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然之至是披取急召不時至因此遂殺之賓知遐之間已遂弗敢請無幾以遐爲右長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赴於程氏矣時祖逖卒勒始侵寇邊戍勒征虜石他敗王師於鄴西執將軍衛榮而歸征北將軍祖約懼退如壽春勒境內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罷徽文殿作遣其將王陽屯於豫州有闕闔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間騷然矣又遣季龍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先是嶷議欲徙海中保根余山會疾疫甚計未及就季龍進兵

圍廣固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呂披皆以郡降以石他爲征東將軍擊羗胡於河西左軍石挺濟師於廣固曹嶷降送於襄國勒害之坑其衆三萬季龍將盡殺嶷衆其青州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人也無人焉牧徵將歸矣季龍乃留男女七百日配徵鎮廣固青州諸郡縣壘壁盡陷勒司馬刺史石生攻晉揚武將軍郭誦於陽翟不尅進寇襄城俘獲千餘而還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內史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樸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狐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貪俗勒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敗晉將軍劉長遂寇蘭陵又敗彭城内史劉續東莞太守竺珍東海太守蕭誕以郡叛降於勒勒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聞鄼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姿英達如此勒徵徐

揚州兵會石瞻於下邳劉遐懼又自下邳奔於泗水
石生攻劉曜河內太守尹平於新安斬之尅壘壁十
餘降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戈日交河
東弘農間百姓無聊矣以右常侍霍皓爲勸課大夫
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
戶籍勸課農桑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使石生自
延壽關出寇許頴俘獲萬餘降者二萬生遂攻陷康
賊晉將軍郭誦追生生大敗死者千餘生收散卒屯
於康城勒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郭默
俘獲男女二千餘人石聰攻敗晉將李矩郭默等勒
將狩於近郊主簿程琅諫曰劉馬刺客離布如林變
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孫策之禍可不慮乎且
枯木朽株盡能爲害馳騁之弊古今戒之勒勃然曰
吾幹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事不須白此輩
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幾殆乃曰不用忠臣
言吾之過也乃賜琅朝服錦絹爵關內侯於是朝臣
謁見忠言競進矣晉都尉魯潛叛以許昌降於勒石
瞻攻陷晉兖州刺史檀斌於鄒山斌死之勒西夷中
郎將王勝襲殺并州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春以并
州叛於勒先是石季龍攻劉曜將劉嶽於石梁至是

石梁潰執嶽送襄國李龍又攻王勝於并州殺之季
矩以劉嶽之敗也懼自滎陽遁歸矩長史崔宣率矩
衆二千降於勒於是盡有司兗之地徐豫濱淮諸郡
縣皆降之勒命徙洛陽晷影於襄國列之單于庭銘
佐命功臣三十九人於石函置於建德前殿立桑梓
苑於襄國勒嘗夜微行檢察營衛齋繒帛金銀以賂
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
旦召假以爲振忠都尉爵關內侯勒如苑鄉召記室
叅軍徐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湊常不平之因此
發怒退爲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愾然攘袂
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卿而敢悞
悞邪於是幽光并其妻子於獄勒既將營鄴宮又欲
以其世子弘爲鎮密與程遐謀之石季龍自以勲效
之重仗鄴爲基雅無去意及修構三臺遷其家室季
龍深恨遐遣左右數十人夜入遐宅姦其妻女掠衣
物而去勒以弘鎮鄴配禁丘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
營悉配之以驍騎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
之石聰攻壽春不尅遂寇遼道阜陵殺掠五千餘人
京師大震濟岷太守劉闔將軍張闔等叛害下邳內
史夏嘉以下邳降於石生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羨於

晉書載記 卷五
邾陷之龍驤將軍王國叛以南郡降於勒晉彭城內
史劉續復據蘭陵石城石瞻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墳
發掘不掩覆者推劾之骸骨暴露者縣爲備棺衾之
具以牙門將王波爲記室叅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
試經之制荏平令師懽獲黑兔獻之於勒程遐等以
爲勒龍飛革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兔陰精之獸玄
咸和三年改年曰太和石堪攻晉豫州刺史祖約於
壽春屯師淮上晉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於堪
南陽都尉董幼叛率襄陽之衆又降於堪祖約諸將
佐皆陰遣使附於勒石聰與堪濟淮陷壽春祖約奔
歷陽壽春百姓陷於聰者二萬餘戶劉曜攻季龍於
高侯遂圍洛陽勒榮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
皆降之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
敖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雄盛難與爭鋒金墉糧
豐攻之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久支不可親動
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於是赦
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高侯之勢圍守洛陽庸人
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
百日不尅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

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爲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侯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鸞旗親駕。必望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今此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佛圖澄亦謂勒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勒尤悅。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塌。先是流澌。風猛。軍至。冰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爲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諸軍集於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悅。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乃卷甲銜枚而詭道兼路。出於鞏訾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於城西。彌悅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人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入于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閭闔。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

曜送之以徇於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於金谷勒下
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勅將士抑鋒止
銳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使征東石邃等帥騎衛曜
而北及是祖約舉兵敗降於勒勒使王波讓之曰卿
逆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通逃之藪邪而卿敢有
覩面目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劉曜于熙等去
長安奔於上邽遣季龍討之勒巡行冀州諸郡引見
高年孝悌力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令遠近牧
守宣告屬城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
渴讜言也季龍尅上邽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玉璽金
璽太子玉璽各一於勒季龍進攻集小且羗於河西
尅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
藩貢方物於勒徙氏羗十五萬落於司冀州勒群臣
議以勒功業既隆祥符並萃宜時革徽號以答乾坤
之望於是石季龍等奉皇帝璽綬上尊號於勒勒弗
許群臣固請勒乃以咸和五年僭號趙天王行皇帝
事尊其祖邪曰宣王父周曰元王立其妻劉氏爲王
后世子弘爲太子署其子宏爲持節散騎常侍都督
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左衛將軍
弒太原王小子恢爲輔國將軍南陽王中山公季龍

爲太尉守尚書令中山王石生河東王石堪彭城王
以季龍子邃爲冀州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常侍武衛
將軍宣左將軍挺侍中梁王署左長史郭敖爲尚書
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爲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
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憲爲
尚書署叅軍事徐光爲中書令領祕書監論功封爵
開國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
人侯二十二二人其餘文武各有差侍中任播等叅議
以趙承金爲水德旗幟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臘勒
從之勒下書曰自今有疑難大事入坐及委丞郎齊

誦東堂詮詳平決其有軍國要務須啓有令僕尚書
隨局入陳弗避寒暑昏夜也勒以祖約不忠於本朝
誅之及其諸子姪親屬百餘人羣臣固請勒宜卽尊
號勒乃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平自襄國
都臨漳追尊其高祖曰順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
父曰世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太后文武封進各有
差立其妻劉氏爲皇后又定昭儀夫人位視上公貴
嬪貴人視列侯負各一人三英九華視伯淑媛淑儀
視子容華美人視男務簡賢淑不限負數勒荊州監
軍郭敬南蠻校尉董幼寇襄陽勒馳勅敬退屯樊城

晉書載言 卷五 十三
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
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策不復得走矣
敬使人浴馬於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謀還告南
中郎將周撫撫以爲勒軍大至懼而奔武昌敬入襄
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晉平北將軍魏該弟遐等率
該部衆自石城降於敬敬毀襄陽遷其百姓於沔北
城樊城以戍之秦州休屠王羗叛於勒刺史臨深遣
司馬管光帥州軍討之爲羗所敗隴右大擾氏羗悉
叛勒遣石生進據隴城王羗兄子擢與羗有仇生乃
賂擢與倚擊之羗敗奔涼州徙秦州夷豪五千餘戶
於雍州勒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忿
戮怒發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訓罰或服勤死事
之孤邂逅罹譴門下皆各列奏之吾當思擇而行也
堂陽人陳豬妻一產三男賜其衣帛廩食乳婢一口
復三歲弗事時高句麗肅慎致其楛矢宇文屋孤並
獻名馬於勒涼州牧張駿遣長史馬詵奉圖送高昌
於賓鄯善大宛使獻其方物晉荊州牧陶侃遣兼長
史王敷聘於勒致江南之珍寶奇獸秦州送白獸白
鹿荊州送白雉白兔濟陰木連理甘露降苑鄉勒以
休瑞並臻遐方慕義赦三歲刑已下均百姓去年遭

調特赦涼州殊死涼州計吏皆拜郎中賜絹十匹綿十斤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悅還宮赦四歲刑遣使封張駿武威郡公食涼州諸郡勒親耕籍田還宮赦五歲刑賜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勒以日食避正殿三日令群公卿士各上封事禁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於百姓者郡縣更立爲祠堂殖嘉樹準嶽瀆已下爲差等勒將營鄴宮廷尉續咸上書切諫勒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宮不得成也勒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之君邪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當容之柰何一旦以直言而斬列卿乎勒歎曰爲人語不得自尊如是豈不識比言之忠乎向戲之爾人家有百匹資尚欲市別宅况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且勅停作成吾直臣之氣也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又下書令公卿百寮歲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於襄國城西時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於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卿知不此

三此貴曰
高祖固然
光武亦未
身得

非為災也。天意欲吾營都鄴耳。於是令少府任汪都
水使者張漸等監營鄴宮。勒親授規模。蜀梓潼建平
漢固三郡蠻巴降。於勒勒以成周土中。漢晉舊京復
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為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
史於洛陽。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光
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遇
於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也。
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大過。
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
脫遇光武。當並驅於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

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
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
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其羣臣皆頓首稱萬歲。
晉將軍趙胤攻尅馬頭石。堪遣將軍韓雍救之。至則
無及。遂寇南沙海。虞俘獲五千餘人。初郭敬之退據
樊城也。王師復戍襄陽。至是敬又攻陷之。畱戍而歸。
暴風大雨震電。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殺五人。電
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
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
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於東堂。以問徐光曰。

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爲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爲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爲之虧。况羣臣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旣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爲忌，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爲殖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勒黃門郎韋護駁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泄爲雹。自子推已前，雹之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爲耳。且子推賢者，曷爲暴害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爲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山川之側，氣泄爲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縣介之間奉之，爲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勒令其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叅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權之盛過於丞相矣。季龍之門可設雀羅，季龍忿快。

晉書 卷五
快不悅郭敬南掠江西晉南中郎將桓宣承其虛攻
樊城取城中之衆而去敬旋師救樊追戰於涅水敬
前軍大敗宣亦死傷大半盡取所掠而止宣遂南取
襄陽留軍戍之勒如鄴臨石季龍第謂之曰功力不
可並興待宮殿成後當爲王起第勿以卑小怙怙也
季龍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也有流
星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
燭地墜於河聲聞九百餘里黑龍見鄴井中勒觀龍
有喜色朝其群臣於鄴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
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顯升台府於是
擢拜太學生五人爲佐著作郎

時事時大旱勒

親臨廷尉錄囚徒五歲刑已下

決遣之重者賜

酒食聽沐浴一須秋論還未及宮沍雨大降勒如其
灋水宮因疾甚而還召石季龍與其太子弘中常侍
嚴震等侍疾禁中季龍矯命絕弘震及內外群臣親
戚勒疾之增損莫有知者詐召石宏石堪還襄國勒
疾小瘳見宏驚曰秦王何故來邪使王藩鎮正備今
日有呼者邪自來也有呼者誅之季龍大懼曰秦王
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問之季龍曰奉詔卽
遣今已半路矣更諭宏在外遂不遣之廣阿璽季龍

密遣其子遠率騎三千遊於隍所熒惑入昴星隕於
鄴東北六十里初赤黑黃雲如幕長數十匹交錯聲
如雷震墜地氣熱如火塵起連天時有耕者往視之
土猶燃沸見有一石方尺餘青色而輕擊之音如磬
勒疾甚遺令三日而葬內外百寮既葬除服無禁婚
娶祭祀飲酒食肉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以奔喪
歛以時服載以常車無藏金寶無內器玩大雅沖幼
恐非能構荷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無違朕命
大雅與斌宜善相維持司馬氏汝等之殷鑒其務於
敦穆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勿爲將來口實以咸
和七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夜瘞山谷莫知其所
所備文物虛葬號高平陵僞謚明皇帝廟號高祖
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受
經於杜嘏誦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
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徽任播授以兵書王陽勸之擊
刺立爲世子領中領軍尋署衛將軍使領關府辟召
後鎮鄴勒僭位立爲太子虛襟愛士好爲文詠其所
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情情殊不似將家
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
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

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
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程
還又言於勒曰中山王勇武權智群臣莫有及者觀
其志也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兼荷專征歲久威振
外內性又不仁殘忍無賴其諸子並長皆預與權陛
下在自當無他恐其怏怏不可輔少主也宜早除之
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已大雅沖幼宜
任弼輔中山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委以伊霍之任
何至如卿言也卿當忠輔幼主之日不得獨擅帝舅
之權故耳吾亦當參卿於顧命勿爲過懼也還泣曰
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賜距豈明主開襟納諫忠
臣必盡之義乎中山雖爲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
不可以親義期也杖陛下神規微建鷹犬之效陛下
酬其父子以恩榮亦以足矣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
鼎祚淪移以此而觀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
多幸託瓜葛於東宮臣而不竭言於陛下而誰言之
陛下若不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聽
還退告徐光曰主上向言如此太子必危將若之何
光曰中山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爲家禍
當爲安國寧家之計不可坐而受禍也光復承闕言

於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內而神色不悅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於丹陽恐後之人將以吾爲不應符錄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爲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運爲正朔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江東豈有虧魏美陛下既苞括二都爲中國帝王彼司馬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符錄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輕患耳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畧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兼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霍之忠父子爵位之重勢傾王室觀其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曲讌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死季龍執弘使臨軒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邃率兵入宿衛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懼讓位於季龍季龍曰君薨而世子立臣安敢亂之弘泣而固讓季龍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議何足預論遂以咸和七年逼立之改年曰延熙文武百寮進位一等誅程遐徐光弘策拜季龍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

郡爲邑摠攝百揆季龍僞固讓久而受命赦其境內
殊死已下立季龍妻鄭氏爲魏王后子邃爲魏太子
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
事宜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韜
爲前鋒右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齊王鑒代王苞
樂平王徙太原王斌爲章武王勒文武舊臣皆補左
右丞相閑任季龍府寮舊昵悉署臺省禁要命太子
宮曰崇訓宮勒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其美淑及
勒車馬珍寶服御之上者皆入於已署鎮軍夔安領
左僕射尚書郭殷爲右僕射劉氏謂石堪曰皇祚之
滅不復久矣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已斥
外衆旅不復由人宮殿之內無所措籌臣請出奔兗
州據廩丘挾南陽王爲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
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桀逆蔑不濟也劉氏曰事急矣
便可速發恐事淹變生堪許諾微服輕騎襲兗州失
期不尅遂南奔譙城季龍遣其將郭太等追擊之獲
堪於城父送襄國灸而殺之徵石恢還於襄國劉氏
謀泄季龍殺之尊弘母程氏爲皇太后時石生鎮關
中石朗鎮洛陽皆起兵於二鎮季龍畱子邃守襄國
統步騎七萬攻朗於金墉金墉潰獲朗刑而斬之進

師攻長安以石挺爲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率鮮卑涉瓚部衆二萬爲前鋒距之生統大軍繼發次於蒲坂前鋒及挺大戰潼關敗績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戰死季龍退奔澠池枕尸三百餘里鮮卑密通於季龍皆生而擊之生時停蒲坂不知挺之死也懼單馬奔長安郭權乃復收衆三千與越騎校尉石廣相持於渭汭生遂去長安潛於雞頭山將軍蔣英固守長安季龍聞生之奔也進師入關進攻長安旬餘拔之斬蔣英等分遣諸將屯於汧徙雍秦州華戎十餘萬戶於關東生部下斬生於雞頭山季龍還襄國大赦諷弘命已建魏臺一如魏輔漢故事郭權以生敗據上邽以歸順詔以權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於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弘鎮西石廣與權戰敗績季龍遣郭敷及其子斌等率步騎四萬討之次於華陰上邽豪族害權以降徙秦州三萬餘戶於青并二州諸郡南氏楊難敵等送任通和長安陳良夫奔於黑羗招誘北羗四角王薄句大等擾北地馮翊與石斌相持石韜等率騎掎句大之後與斌夾擊敗之句大奔於馬蘭山郭敷等懸軍追北爲羗所敗死者十七八斌等收軍還於三城季龍聞而大

怒遣使殺郭敖石宏有怨言季龍幽之弘齋璽纒親詣季龍諭禪位意季龍曰天下人自當有議何爲自論此也弘還宮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真無復遺矣俄而季龍遣丞相郭殷持節入廢弘爲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群臣曰不堪纂承大統顧慚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宮人慟哭咸康元年幽弘及程氏并宏恢於崇訓宮尋殺之在位明年二十二

張賓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丘人也父瑤中山太賓賓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爲章句闊達有大節常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筭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爲中丘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亂石勒爲劉元海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劔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漸進規謀乃異之引爲謀主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勲也及爲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而謙虛敬慎開襟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焉肅清百寮屏絕私昵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

之每朝常為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
 勒朝莫與為比也及卒勒親臨哭之哀慟左右贈散
 騎常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景將葬送於正
 陽門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奪吾
 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為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
 合輒嘆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
 因流涕彌日

音義

滹

荒烏反水

岍

音牽

剗

音枯

酈食

歷易二音

闔

音開

塹

音塹

塹

音塹

字林

流反

輦

音輦

于寘

音寘

卷終

音寘

晉書載記卷六

石季龍上

石季龍勒之從子也名犯太祖廟諱故稱字焉祖曰
 匄邪父曰寇覓勒父朱勿而子季龍故或稱勒弟焉
 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
 永興中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母王及季龍于葛陂
 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善彈數彈
 人軍中以為毒患勒白王將殺之王曰快等為犢子
 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身長七尺
 五寸蹇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

晉書載記 卷六
深嘉之。拜征虜將軍爲媵。將軍郭榮妹爲妻。季龍寵
甚。優位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
潛而殺之。所爲酷虐。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已侔者。輒
方便害之。前後所殺甚衆。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
善惡。坑斬士女。多有遺類。勒雖屢加責誘而行。意自
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
故。勒寵之信任。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勒之居襄國。署
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勒卽大單于。趙
王位。署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遷侍中。開府
進封中山公。及勒僭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爲王。

邑萬戶。季龍自以勳高一時。謂勒卽位之後。大單于
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弘。季龍深恨之。私謂其子邃
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
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
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
在于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復能寢食。
符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季龍廢
勒子弘。羣臣已下勸其稱尊號。季龍下書曰。王室多
難。海陽自棄。四海業重。故旣從。推逼朕聞道。念乾坤
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聞。且可

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於是赦其境內改年曰建武以夔安爲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爲司空韓晞爲尚書左僕射魏槩馮莫張崇曹顯爲尚書申鍾爲侍中郎閭爲光祿大夫王波爲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其子邃爲太子季龍以識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瘞陶之柳鄉立停駕縣季龍徐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順季龍遣將王勗擊之縱奔淮南季龍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邃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征伐刑斷乃之觀雀臺崩殺典匠少府在

汪復使修之倍於常度季龍自率衆南寇歷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廬遂圍平北將軍桓宣于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愆期等率荊州之衆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二旬軍中饑疫而還季龍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其琅邪費縣俘獲而歸石邃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養邃遂有深寵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封芝爲宐城君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冀

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
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季龍將
遷于鄴尚書請太常告廟季龍曰古者將有大事必
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
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宮對雨周洽季龍大悅赦
殊死已下尚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季龍以其構思
精微賜爵關內侯賞賜甚厚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
乘輶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
拜軒時羌薄旬大猶保險未賓遣其子章武

王斌帥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之季龍如長

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修者貶其守宰而還咸
康二年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虞九龍翁仲銅駝
飛廉于鄴鍾一没于河募俘没三百人入河繫以竹
緇牛百頭鹿檻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
纏輞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季龍大悅赦二歲
刑賚百官穀帛百姓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
幽明斯則先王之令興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
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縉紳之清律人倫
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
定至於選舉銓爲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王者其

晉書載記 卷六
更銓論務揚清澈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
晉氏九班選制永爲揆法選舉經中書門下宣示三
省然後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
彈坐以聞索頭郁鞠率衆三萬降于季龍署鞠等一
十三人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衆于冀青等六
州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
米二斗百姓嗷然無生賴矣又納解飛之說於鄴正
南投石于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役
夫饑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采橡捕魚以濟
老弱而復爲權豪所奪人無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
配饑人以食之公卿已下出穀以助賑給姦吏因之
侵割無已雖有貸贍之名而無其實改龍盪爲龍騰
剝以絳幘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至是皆
就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絳之下穿伏室置
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
皆漆瓦金鏘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起靈
風臺九殿于顯陽殿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
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宮人
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於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
太史之虛實又置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侔

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敢有犯者誅。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組繳上下。季龍試而悅之。其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九人勸季龍稱尊號。安等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盤，或者七人。季龍惡之大怒，斬成公段于閭闔門。於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卽位于南郊。大赦殊死已下，追尊祖。荀邪爲武皇帝，父寇覓爲太宗孝皇帝，立其鄭氏爲天王皇后。以子邃爲天王皇太子。親王皆貶封郡公。藩王爲縣侯。百官封者各有差。太原徙人有五百餘戶，叛入黑羌武鄉。長城徙人韓疆獲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紐，金文，詣鄴獻之。拜疆騎都尉。復其一門夔安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案大趙水德，玄龜者，水之精也。王者，石之寶也。分之數以象七政，寸之紀以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違。輒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謹昧死上皇帝尊號。季龍下書曰：過相褒美，猥見推逼，覽增慙然，非所望也。其亟止。茲議今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內外，皆不得表慶。中書令王波上玄璽頌，以美之。季龍以石弘時造此璽，強遇而獻之，遂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游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粧

晉書載記 卷六
飾宮人美叔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內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宣樂安公，輒有寵於季龍，遂疾之如仇。季龍荒耽內游，威刑失度，遂以事爲可呈，呈之。季龍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謂責杖捶，月至再三，遂甚恨。私謂常從無窮長生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遂稱疾不省事，率宮臣文武五百餘騎，宴于李顏別舍。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石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顏叩頭固諫，遂亦昏醉而歸。遂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責遂，遂怒殺其使。季龍聞遂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遂呼前與語，抽劔擊之。季龍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遂于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遂朝而不謝，俄而便出。季龍遣使謂遂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遂逕出不顧。季龍大怒，廢遂爲庶人，其夜殺遂及妻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氏爲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爲大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爲天王皇后，安定人侯子

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當王小泰
國易姓名為李子楊游于鄆縣爰赤眉家頗見其妖
狀事微有驗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
樊經竺龍嚴譙謝樂子等聚眾數千人於杜南山子
楊稱大黃帝建元曰龍興赤眉與經為左右丞相龍
譙為左右大司馬樂子為大將軍鎮西石廣擊斬之
子楊頸無血十餘日而面色無異於生季龍將伐遼
西鮮卑段遼募有勇力者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遼
遣從弟屈雲襲幽州刺史李孟退奔易京季龍以桃
豹為橫海將軍王華為渡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
渝津支雄為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為別軍將軍統步
騎十萬為前鋒以伐段遼季龍眾次金臺支雄長驅
入薊遼漁陽太守馬鮪代相張牧北平相陽裕上谷
相侯龕等四十餘城並率眾降于季龍支雄攻安次
斬其部大夫那樓奇遼懼棄令支奔于密雲山遼左
右長史劉羣盧譙司馬崔悅等封其府庫遣使請降
季龍遣將軍郭太麻秋等輕騎二萬追遼及之戰于
密雲獲其母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竄險遣子乞特真
送表及名馬季龍納之乃遷其戶二萬餘于雍司充
豫四州之地諸有才行者皆擢叙之先是北單于乙

回爲鮮卑敗那所逐既平遼西遣其將李穆擊那破
之復立乙回而還季龍入遼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初
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于季龍陳遼宐伐請
盡衆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出季龍將伐之天竺
佛圖澄進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季龍作色曰以
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區區小豎何
所逃也太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
功必受其禍季龍怒鞭之黥爲肥如長進師攻棘城
旬餘不克皝遣子恪帥胡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
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季龍大驚棄甲而遁於是召

趙攬復爲太史令季龍旋自令支過易京惡其固

毀之還謁石勒墓朝其羣臣於襄國建德前殿復從
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至之禮賜俘襦於丞郎季龍
謀伐貝黎遣渡遼傳伏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蹋頓城
水而還因以守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
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
王典率衆萬餘屯田于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使
石宣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解摩頭破之斬首四
萬餘級冀州八郡大蝗司隸請坐守宰季龍曰此政
之失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已之義

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歸咎無辜所以重吾
大旆先是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曰歸率衆戍長安
二歸告鎮西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季龍大怒追
廣至而殺之段遼於密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信之使
征東麻秋百里郊迎敕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慎之
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
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子
恪伏兵於密雲麻秋統衆三萬迎遼爲恪所襲歿者
十六七秋步遁而歸季龍聞之驚怒方食吐餽乃節

秋官爵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勅置大小學
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季龍以吏部選舉斥
外耆德而勢門童幼多爲美官免郎中魏爽爲庶人
以其太子宣爲大單于建天子旌旗以夔安爲征討
大都督統五將步騎七萬寇荆揚北鄙石閔敗王師
于沔陰將軍蔡懷歿之宣將朱保又敗王師于白石
將軍鄭豹談玄郝莊隨相蔡熊皆遇害季龍將張賀
度攻陷邾城敗晉將毛贊于邾西歿者萬餘人夔安
進據胡亭晉將軍黃冲歷陽太守鄭進皆降之安於
是掠七萬戶而還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季龍患之

擢殿中御史李巨爲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僚震懾州郡肅然季龍曰朕聞良臣如猛獸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鎮遠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東徙已來遂在戍役之例旣衣別華胃宐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獨其兵貫一同舊族隨才銓叙思欲分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不得爲例以其撫軍李農爲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于時大旱白虹經天季龍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一黎元以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寮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蕭韋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下書曰前以豐國澠池二冶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務而主者循爲恒法致起怨聲自今罪犯流徒皆當申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原遣其日澍雨季龍將討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豆千一百萬斛于安樂城以備征軍之調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于兗豫雍洛四州之地季龍僭位之後有所調用皆選司擬官經令僕而後奏行不得其人

案以爲令僕之負尚書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尚書劉
真以爲失銓考之體而言之季龍責怒主者加真光
祿大夫金章紫綬季龍如宛陽大閱於曜武塲慕容
皝襲幽冀略三萬餘家而去幽州刺史石光坐懦弱
徵還賜徵士卒謚凡杖衣服穀五百斛勅平原爲起
甲第先是李壽將李宏自晉奔于季龍壽致書請之
題曰趙王石君季龍不悅付外議之多有異同中書
監王波議曰今李宏以歿自誓若得反魂蜀漢當鳩
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旅之師而
坐定梁益就有進退豈在逃命一夫壽旣號並日月
爲帝一方今若制詔或敢酬反則取請戎裔宜書券
之并贈以楛矢使壽知我遐荒必臻也於是遣宏備
物以酬之以石韜爲太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
奏事自幽州東至白狼大興屯田張駿憚季龍之盛
遣其別駕馬詵朝之季龍初大悅及覽其表辭頗蹇
傲季龍大怒將斬詵侍中石璞進曰爲陛下之患者
丹陽也區區河右焉能爲有無今斬馬詵必征張駿
則南討之師勢分爲二建鄴君臣延其數年之命矣
勝之不爲武弗尅爲四夷所笑不如因而厚之彼若
改圖謝罪率其臣職者則我又何求遂而不悟討之

未晚也季龍乃止李宏既至蜀漢李壽欲誇其境內
卜令云羯使來庭獻其楛矢季龍聞之怒甚黜王波
以白衣守中書監季龍志在窮兵以其國內少馬乃
禁畜馬匿者腰斬收百姓馬四萬餘匹以入于公蕪
盛典宮室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宮
作者四十餘萬人大勅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并朔
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甲者
五十餘人兼公侯牧宰競興私利百姓失業十室而
七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沒猛獸所害三分而一貝
丘人李弘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遂連結姦黨

署置百僚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季龍收獵無度
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之所侍中韋諛諫曰
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
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冥贊萬無所慮然白龍
魚服有豫且禍之海若潛游罹葛陂之酷深願陛下
涓宮蹕路思二神爲元鑒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
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
之計豈及設哉又自古聖王之營建宮室未始不於
三農之隙所以不奪農時也今或盛功于耘藝之辰
或煩役于收穫之月頓斃之徒怨聲塞路誠非聖君

仁后所忍爲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臣誠識慙，昔士言無可採，陛下道越前王所宜哀。覽季龍省而善之，賜以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專總兵要而欲求媚于石。宣因訟之曰：「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宐漸削弱，以盛儲威。宣素疾石，韜之寵甚，悅其言，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此已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爲大釁之漸矣。」遣征北張舉自鴈門討索頤，郝鞠尅之，制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以斬論。將以圖江表，於是百姓窮窘，鬻子以充軍制，猶不能赴。自經于道路，死者相望，而求發無已。會青州言濟南平陵城北石獸，一夜中忽移在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路。季龍大悅，曰：「獸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將使朕平蕩江南之徵也。」天命不可違，其勅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以副成路之祥。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時妖怪尤多，石然于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大武殿畫古

賢悉變爲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季龍大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寧遠劉寧攻武都狄道。陷之。使石宣討鮮卑斛穀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中謁者令申扁有寵於季龍。而宣亦昵之。扁聰辯明斷。專綜機密之任。季龍既不省奏案。宣荒酒內游。石韜沉湎好獵。生殺除拜皆扁所決。於是權傾內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唯侍中鄭系。王謙。常侍盧諶。崔約等十餘人與之抗禮。季龍又取州郡吏馬一萬四千餘匹。以配曜武關將。馬主皆復。一年鎮北宇文歸執送段遼之子。蘭降于季龍。獻駿馬萬匹。季龍以

平西張伏都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帥步騎三萬擊涼州。旣濟河。與張駿將謝艾大戰于河西。伏都敗績。季龍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校中經于秘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學宮。燕公石斌淫酒荒穢。常懸管而入。征北張賀度以邊防宜警。每裁諫之。斌怒辱賀度。季龍聞之大怒。杖斌一百。遣主書禮儀持節監之。斌行意自若。儀持法呵禁。斌怒殺之。欲殺賀度。賀度嚴衛馳白之。季龍遣尚書張離持節帥騎追斌。鞭之三百。免官歸第。誅其親任十餘人。建元初。季龍饗羣臣于太

武前殿有白鴈百餘集于馬道南季龍命射之無所獲。既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私於季龍曰白鴈集殿庭宮室將空不宐行也季龍納之臨寧武觀大閱而解嚴以燕公斌爲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錄尚書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位在左右衛上東宮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上置上中光祿大夫在左右光祿上置鎮衛將軍在車騎將軍上時石宣淫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領軍王朗言之於季龍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於漳水功役數萬士衆吁嗟陛下宐因游觀而罷之也季龍如其言既而宣知朗所爲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趙攬承宣旨言於季龍曰邠者趙之分也熒惑所在其主惡之房爲天子此殃不小宐貴臣姓王者當之季龍曰誰可當者攬久而對曰無復貴于王領軍也季龍既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白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季龍乃下書追波前議遣李宏及荅楷矢之愆腰斬之及其西子投于漳水以厭熒惑之變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爲侯平北尹農攻慕容皝凡城不尅而還黜農爲庶人時曰虹出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季龍下書曰

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爲首化以仁惠爲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渺薄君臨萬邦。夕惕乾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徭賦。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三光而中年已來。變青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於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羣后不能翼獎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災旋弭。鄭卿厲道。氛祲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羣變而羣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於台輔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唯元日乃開。立二時于靈昌津。祠天及五郊。李壽以建寧上庸漢固巴徵梓潼五郡降于季龍。先是季龍起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爲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季龍遣使致祭。沉璧於河。俄而所沉璧流于湑上。地震水波騰上津所。殿觀莫不傾壞。壓灰者百餘人。季龍恚甚。斬工匠而止作焉。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決。不復啓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漸以示執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遠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尠不及禍。周有子頹之釁。鄭有叔段之難。

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季龍
不從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
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
曰卿目眈眈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詣于中最
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有寵于宣頗預朝
政自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季龍子義陽公
鑿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勸鑿
文武有長髮者拔爲別纓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
之季龍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爲征西左長史龍驤
將軍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鑿還鄴收松下廷尉
以石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
未央宮季龍性既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
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獸
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樓二層于其上尅期將夜獵自
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
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
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
岱河濟間人無寧志矣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
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
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爲置女

晉書 卷六
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爲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宣及諸公，又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宮。季龍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使者十二人，皆爲列侯。自初發至鄴，誅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三千餘人。荆楚揚徐間流叛畧盡，宰守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逯明因侍切諫，季龍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爲祿仕而已。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綸

巾，織錦袴，金銀縷帶，五文織成鞞，游于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遣涼州刺史麻秋等伐張重華，尚書未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太爾霖道路陷滯，不遑生因而譖軌，不修道，又訛謗朝政，季龍遂殺之。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已下，朝會以目，吉凶之問自此而絕。軌之囚也，剗軍符，洪諫曰：「臣聞聖主之馭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海內也，瑤宮瓊樹，象著玉杯，截脛剖心，脯賢剗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國

音義轉訛

48-11661

